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十一

冒襄字紫民江南如皋人前明副榜

鄭樵嘉詩集序

題許青嶼客牕夜話詩後

水繪庵修禊記

任源祥字王谷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江蘇宜興人諸生有鳴鶴堂文集

張湯壯周論

陳定生山陽錄序

沙廬記

何少司馬傳

吳福之傳

許榮虎傳

夔州公家傳

烈婦海氏傳

杜越字君異號紫峯直隸容城人諸生有紫峯集

歲寒集序

九

兩先生殉難紀敘

九

方新王公傳

十

先師鹿公行略

十一

楊无咎字震伯號易亭江蘇吳縣人雖斗先生子有少宛集

二陸論

十六

書蔣選醺伍骨論後

十六

張鐵橋集序

十七

周忠介公從祀道南祠記

十八

魏際瑞原名科字善伯江甯人富都人有伯子文集

先軫論

二十

留侯論

二十

陳平論

二十一

陳平論二

二十一

送燕客顧龍川序

二十二

海市記

二十二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十一

鄭懋嘉詩集序

冒襄

憶前丁卯與超宗龍侯結社邦上後締影園在南城水湄琴書橫陳花藥分列清潭瀉空秀樹滿目余與超老絡繹東南主持文事海內鴻鉅以影園為會歸庚辰影園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予為徵集其詩賦絃致虞山定其甲乙一時風流相賞傳為美談二十餘年後再過廣陵兵燹之餘已為寒煙茂草矣晤超老弟水部公相與感慨久之未幾而水部公子侍御公成進士蜚聲於蓬山楓殿之間家門鼎盛海內指為人宗水部公葺休園以娛志優游泉石重與予二十年觴詠其間固自樂也又幾何時而皆歸道山丙寅予年七十有六復過廣陵則晤懋嘉憶懋嘉少時侍祖父英秀逼人年未及壯已為名孝廉十年矣賦嘉州花香三殿暇日飲予於休園曰某樹某邱吾先祖之所留也丹雘如新花木蔚秀則懋嘉修葺式廓之蓋無忘手澤而不徒事游觀有如此者噫懋嘉亦賢矣哉夫通德之里代有傳人而懋嘉猶能光大前人之業酒酣燈地低徊數十年事髮髯如前塵昔夢追話當年歷歷在耳則予之衰晚尤為可歎也懋嘉日坐休園中抒情徵事緣物託情製為詩歌遂以成集予受而讀之上溯騷雅下仿唐宋兼廣鮑之長盡蘇陸之妙洵足以陶鑄古今矣而一

往纏綿悱惻。舉筆而不忘其祖父。昔人謂杜陵之詩。原本忠孝。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其懋嘉之謂歟。夫古之為詩者。必有獨至之情。輪菌結轡於中。而後發於言也。人不能解。而已亦不自喻。苟徒為是蚓竅蠅聲。僂花鬬葉也者。即詩可不作。即作亦何以為詩哉。懋嘉之詩。可以觀矣。懋嘉既負驚世之材。而不充詘於富貴聲利之途。復懷境篤舊。其好我有加無已。日以影園休園前言往事相詢。進而與之言。溫溫踏踏如也。而讀其詩。金卷玉應。佩實含華。有嘽諧曼易之思。無流辟么急之態。經云。詩言志。歌永言。則他日立朝之業。泚泚乎始基之矣。予耄矣。歸營菟裘。吾將老焉。紙牕竹屋中。時時諷花嶼之章。吟含英之句。追三世之話言。懷兩園之盛蹟。留連感歎。當另筆記六十餘年事。為君家實錄。茲先序其詩。以識予懷。而未有當也。七十有七老人冒裏序。

題許青嶼客牕夜話詩後

毘陵侍御許青嶼先生。大夫士之儔。胥者也。與余以世誼往來。風流亦已久矣。比年各以事牽。遂成隔濶。壬戌孟冬。忽相遇於吳陵。得其客牕夜話斷句二十章。捧讀久之。不覺喟然歎曰。予與公別有年矣。不意其詩情文惻愴。寄託遙深。一至於此。然不以示他人。獨屬余題其後。豈所謂不惜歌者苦耶。春秋之大夫宴饗酢酬。多相率為

詩以見其志。予觀公勇退急流後，方將養青龍，騎白鹿，自放於三山五湖之外。一切濁世末流人事，大小甯復芥蒂於胸中。然讀其詩而傷時憫俗，若有未能釋然者。何也？余與公禮先一飯，顧風波憂患之餘，與疾病侵凌之後，凡蟻蝨之為得為喪，暨江河之為東為西，俱已度外置之。今卒業二十章，徘徊繼繼，令予心有戚戚焉。古人在廊廟則憂其君，在江湖則憂其民，讀此詩，公之志較然不欺。未可與沾沾石隱者道也。然公久已巖居川觀矣，或處或出，將何適歟？抑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未竟之志，其將付之元方兄弟歟？前讀公游黃山補和諸詩，皆用文孫在衡原韻，雛鳳之聲，清於老鳳。甯維克繩祖武，實實再來人。異日以金鐘玉衡之質，奏清廟明堂之音。於此見淵源家學，正未艾也。戊午春客吳門，公同其年過訪松巖寓館，余携家去，光福未遇，今老矣。一話一言，猶槎枒予肺腑中。獻歲發春，必重引江湖之興，其能以青鞵白紵待我於鄧尉山前乎？因題詩而漫及之，非徒志感，并以為約。

水繪庵修禊記

乙巳仲春，阮亭先生以書訊余曰：「其年已來，潛夫無恙。今年三月，當過洗鉢池作洛水戲也。」蓋鉢池春水，實聞此言，無何，聞先生來，不果。居數日，復聞先生來，又不果。如是者三。二月杪，先生忽來，喜甚，亟出郊迎之，相見首言禊事。先生笑謂予曰：「所不踐

此言者。有如此水。予聞之。益喜甚。時毛生亦史。則從婁東持梅村祭酒詩文至。與其年讀書庵中半月矣。此庵榛蕪已久。祇賸空濛數十畝。屑瑟可愛。顧春來以旱故少。減寒綠。日前數雨。鴨頭初染。頗還舊觀。則又私心自念曰。春雨雖佳。得毋少阻游興乎。屈是日。天色明霽。桃華未落。春泥已乾。風日清美。微雲若綃。舒卷天際。遂與其年亦史山濤禾丹兩兒。步屨以待先生。少頃先生至。則袷衣芒屨。循虹橋畫隄而入。晴絲貫路。繁英礙空。菜花蛺蝶。俱飴蕩繚垣複磴間。坐寒碧堂。堂背林面池。人家園亭。蓊蓊鄰鄰。多被水上。風潭黛鏡。深不掩鱗。茗罷徑妙隱香林。由一默齋折而入。則為枕煙亭。亭面疊嶂數十仞。下有澄浪坡。可繞曲水。十年淤塞不復通。是日以輓轡取山泉。激水奔崩。如白鱗數千萬頭。從石罅琤琤注瀉而下。望之慄慄。亭無他物。香茗外。凡上有文待詔蘭亭修禊圖記一卷。素朱黹碧。隱茂林修竹。羃屨嬈娟。展玩如與王庾諸子弟。捉麈面談。遂登舟泛洗鉢池。甫解纜。先生曰。茲集也可無潛夫先生乎。時先生年八十五。體中小惡者已累月。聞先生語。輿疾至舟中。明牕盡開。水雲一色。一小蜻蛉。載清吹數部。尾其後。歌絲為水聲所咽。繚繞久之。掠寒碧而西。由月池抵小浯溪。即客夏與其年賦六憶長歌。歎迴環故道不通者。今已通矣。陟小三吾。踞月魚基。小飲數巡。復迴櫂枕煙亭。潛夫以觥甚先歸。先生顧予曰。今日之集。詩不限韻。

人不一體。各踞一勝。賓主不相顧。先生選枕煙之左。因樹樓。予居寒碧堂。東偏湖中閣。則毛生亦史許生山濤。而其年與禾兒則在小三吾。其輕舟委浪往來於煙波雲水間者。次兒丹書也。是役也。先生謬以五字見許。命予為五言律。亦史得七言律。丹兒得五言絕。山濤得七言絕。其年與禾兒得五言古。而七言古則屬之先生。先生跣脚坐樓上。隱囊側帽。望若神仙。搖筆俄頃。得七言古十章。一氣傾注。首尾無端。大海迴風。神龍不測。其興酣淋漓。幾欲乘風而去矣。時日已將暝。乃開寒碧堂。爰命歌兒演紫玉釵牡丹亭數劇。差復諧暢。漏下二鼓。以紅碧玻璃數十枚。或置山巔。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熒閃爍。與人影相凌亂。橫吹聲與管絃拉雜。忽從山上起。棲鴉殺殺不定。先生曰。此何異羅星斗而聽絳笙。夫勝遊之難繼。而歡會之不可常也。昔之人已言之矣。子其記之。并屬陳生為之序。

張湯杜周論

任源祥

史遷為酷吏傳。具列張湯杜周。遷之時。安世未至大官。而延年未見用。及班固漢書。以安世延年之功臣也。而并恕其父湯周。躋為列傳。吾以為固非也。權衡失平。取舍甚謬。非作史之義也。作史者。貴不沒其實。沒其實而傳會牽合。何以稱信史。且所謂列傳者。以其人之可傳而列之也。以其人之可傳而列之。其子若孫因之以見。父大父亦因之以見。今固為張湯杜周列傳。以父而及其子耶。抑以子而及其父耶。如以父而及其子。意其子碌碌者也。則用良平世家而不疑。辟疆因以見。例不然。或其子象賢者也。則亦用絳侯。以條侯世其家之例。如以子而及其父。則用雖鄭君之賢。而因當時以見。雖于公之賢。而因定國以見。雖司馬談之賢。而因遷以見之例。若此者。皆衡物辨義。從重立說。而因此以相及也。若乃父子之間。不相蒙。相敵。則以父及子。以子及父。皆有所不受者矣。秦極富強之力。始皇極兼并之力。故秦自為本紀。始皇自為本紀。班彪班固極文章之力。班超極智勇之力。故彪固為一傳。而超自為一傳。此其父子不相蒙。而其力皆足以自見。故曰敵也。漢之酷吏。有加於湯周者乎。功臣世祿。有加於安世延年者乎。父極其酷吏之力。子極其功臣之力。賢不肖皆足以自達於千古。作史宜仍列湯周酷吏。而安世延年自為列傳。則無嫌於酷吏。

之有後而不疑於功臣之食報。今為湯周列傳。而反無安世延年列傳。是安世延年反附湯周以見也。欲掩酷吏之名。而沒功臣之實。以安世延年而從不疑辟疆之例。此固權衡失平。取舍甚謬者也。或曰。子孺以父任為郎。幼公亦以三公子補軍司空。此兩人始仕。皆因父得職。然天下之因父得職者多矣。何安世延年之寥寥也。安世延年創業作祖。而以為湯周之子孫則謬矣。提衡繼世。爵位尊顯者。安世延年之子孫也。而以為湯周之子孫則謬矣。固欲傳會報施。而不得其說。乃曰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是欲以共和之子。改厲王以善諡。以舜禹之聖。稱賸餘為賢父也。可乎。雖然。禹帝譽而郊鯀。在人子之用心。則無不至焉。易曰。幹蠱。為人子者其勉諸。

陳定生山陽錄序

蓋予自酉戌間。三異名士。庶幾得維斗。臥子諸君。風流為不墜云。國變以來。北殉者二十二人。南殉者一人。而自倪馬兩先生外。類多得之寂寞無聞。生平無籍甚稱者。且當天下大故。責人死難矣。梅福有吳門之隱。管甯有海外之遊。陶潛不死。楊雄苟或不生。生死之際。是冥冥者能為之耶。五季之亂。馮道八姓十二君。方施施自得。而王彥章劉仁贍。皆推然武夫。文章節義。然乎否耶。明高皇帝蕩滌天下。黜素而祠關。一傳而靖難之變。卿大夫夷三族而不悔者。不啻數百人。宋之亡也。文謝諸公皆理。

學彬彬大儒。若是者天與義孰重輕耶。宏光之寵予所覩。江南風起輩類皆匹夫介士。奮一旦之命。司萬乘之仇。不以不可而不為者。千且萬也。此千萬人者。非必有一再命之榮。與祖父之寵。即如有一再命之榮。與祖父之寵。而義發不止。忠立霄漢者。天之不可信也。如是。予友定生先生。父少保。子其年。其年亦予友也。不有甯福之通。而具柴桑之恥。其父子木石久矣。村閭晦明。秋風短長。悵然念故。乃哀逝者而集之。得五先生十子。人為之讚。而名之曰山陽錄。蓋志交也。屬序於余。予小子不敢辭者。亦余志也。此十五公者。非皆酉戌間人。而又何以盡酉戌間人。然予輒以酉戌言。故曰志也。天地大矣。無平原則山不尊。無明澮則田不腴。食其祿不避其難。義也。閨幽顯微命也。士不幸不得以文章黼黻太平。而猶幸不與肉食之責。塊然以父母之身。毀而不腐。蟄而不蟄。沾沾紙墨。操天地之一綫。不然。彼後世讀史者。亦寂寂太苦也。

沙廬記

泰邱陳子谿南草堂。予既歌以美之。魏塘錢茶為之繪圖作記。而陳子復指其隙地。謂予曰。是將構沙廬焉。吾子幸臨。其預為之記。考沙廬之義。昉於謝朓。其意在晚而好學。其地與草堂相比。而陳子父參政公所構妙氣齋。大父都諫公所構東園讀書處。相錯綜也。昔都諫公規斯園。非以為遊觀地。而惟學是好。參政公益之以妙氣齋。

國朝文匯

卷十一

五

國學扶輪社印

非有所增其瑰麗。而諷誦其間。惟學是好。陳子益之以谿南草堂。其桐檜竹柏皆原植。稍綴以葵菊葡萄蘭草。而陳其祖父之書。惟學是好。好學如此。而又將有取乎沙廬曰。予蓋晚而好學者也。陳子少負盛名。方今詩古文書法。為中州稱首。然嗟嘆不自以為足。乃謂之晚而好學。學故無窮期。宜其取義之有加也。蓋所謂肯堂肯構。陳子實以好學世其家焉。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孟子曰。盈科而後進。傳曰。學海者。必至於海。皆言學也。泰邱谿水甚盛。陳子其凭欄睇焉。而有得於沙廬也哉。古人之學。不以境移。而亦有因境會心者。陳子好學。雖不必沙廬之構可也。顧名思義。亦因以自勗云耳。豈真有藉於谿水之洗滌耶。且吾聞謝翱宋末君子也。沙以況學。是必有取焉。陳子羹牆見之。其意蓋深遠矣。

何少司馬傳

何士晉。號武義。宜興人。萬曆戊戌進士。父其孝。年四十。未有子。族姪利其貲產。搆土豪黃姓為難。伺便輒擊。比士晉既生。九歲。終為所毆傷。而鬻繼母吳氏。撫士晉泣曰。何宗絕續。惟汝矣。匿之外家。於是貲產僮僕。盡被掠賣。吳氏傭耕。緝以課子。而藏其父之血衣。子讀書稍懈。輒出血衣厲之。每一鐙。母織子讀。丙夜不輟。士晉潛書父難時日於衣帶中。自幼至長。人未嘗見其嬉笑。既貴。乃訟之官。因服持血衣廷質。仇人

皆服其辜。士晉為人沉毅侃直。持大節。初任甯波司李。泣講鄉約。手演六條。比以律例傳以報應。使聞者警發。至今天下傳之。報最拜工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萬曆四十三年。抗言張差挺擊事。疏凡三上。詞嚴義正。上心動。咎鄭貴妃。貴妃求解於東宮。以緩其獄。而鄭國泰出揭自辨。士晉即據揭參駁。略云。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稍待。而心虛膽戰。輒爾具給。自捏自造。若辨若供。又云。今日之疑國泰。非僅一張差已也。誠恐騎虎難下。挺而走險。一試不效。別有陰謀。又云。自此以往。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全家保護。稍有疏虞。罪坐國泰。又云。此案早結一日。國本早安一日。為東宮即所以為皇上。皇上與東宮安。即福藩懿親並受其賜。疏上。神宗率太子長孫臨御慈慶宮門。召文武百官。面諭有何疑忌等語。未幾。出土晉為浙江驛傳道。光宗改元。召拜尚寶司卿。天啟初。遷太僕少卿。陞廣西巡撫。安苗叛。移檄會勦。搗其巢。潰其眾。還。兩廣總督部院既而召為兵部侍郎。未至。魏忠賢矯詔削籍歸。尋卒。仍追奪誥命。崇禎改元。乃復其官。初。士晉繼母吳氏當父死時。欲自經。語士晉曰。吾當俟汝成立。但恐汝不肖。負吾志。不如先死。士晉牽裾而號。乃止。及士晉舉於鄉。恐棺大慟。一疾不起。覃恩後。吳氏既與士晉父及生母並封。而士晉之哀思不已。特具疏痛陳繼母存孤苦志。上嘉其事。付諸史館。以垂不朽云。

任源祥曰。先君嘗與何公文。其為人寡言笑。喜怒不形於色。觀其忠孝大節。有以也。計公飲痛二十餘年。設使仇人先死。則報讎之義不明。而卒無一人不就戮者。吁。豈偶然哉。

吳福之傳

吳福之。字公介。武進人。善屬文。讀書目數行下。宏光中。為貢生。大兵下江南。福之入震澤中。與徐安遠等結納。少年以數十舸為游兵。初屬黃蜚蜚。蜚敗。屬通城王。當是時。隆武建號福州。而張國維等奉魯王守錢塘江。天下洶洶。所在義兵不得達。隆武而宗藩所至。輒奉之以為名。其在廣德建平間者。曰瑞昌王。宜興溧陽間者。曰樂安王。長興曰通城王。義兵將領。莫可攢。為麟盧象觀。徐安遠等。咸從通城。而福之亦屬焉。小涓戰敗。通城走。福之赴水死。福之為人。美姿容。恂恂若不勝衣。然性剛介。寡言笑。慷慨有大節。語及忠孝。未嘗不義形於色。其赴水時。大兵鉤而出之水中。欲生之不可。卒死之。福之父曰霞舟先生。諱鍾巖。崇禎進士。變革時。方為桂州司里。移書諸子曰。諸子生福之死矣。已而果然。先生笑曰。吾固知福之不負我也。後數年。先生亦死於舟山之難。

任源祥曰。霞舟先生講明正學。從遊者眾。予雖未及門。而嘗因福之以見先生。聞其

緒論。醺如也。福之先先生赴難。視死如歸。其得於庭訓者有素矣。乙酉四月。予遇福之於金陵。沽酒相勞苦。大醉泣下。更數月而福之竟死矣。悲夫。

許肇麓傳

許肇麓。字頃友。號二符。宜興人。父際昌。舉萬曆癸卯鄉薦。母堵氏。牧遊先生姑也。際昌卒。肇麓乃生。堵絕愛憐之。然堵性嚴重。教之有法度。肇麓弱冠。即以才學知名。愛姿致。好標潔。人皆以機雲目之。而肇麓自喜益甚。當是時。江左無事。世家子工文章者。若同邑陳維崧。蘭陵董以甯輩。出入車騎甚都。肇麓亦顧盼自喜。視掇科第。陪禁近。直旦暮事。未幾。南北變起。肇麓大慟。則棄其諸生。而佯狂自污。然益鉤貫經史。自天官書及錢漕兵屯鹽馬諸利弊。益熟。既終無所用。則與維崧以甯放浪吳越間。醉則為詩。自曼聲歌之。若冬青荆卿牧羝諸曲。聞者皆泣下。既而與博徒遊。從之飲。飲且博。博負數萬緡。友諫曰。子且無家。肇麓張目曰。燕臺何在。石城何在。則泣下。泣已復博。數十晝夜。乃卒。

任源祥曰。肇麓軼才也。天使才矣。顧使之如是以死。予臨其喪。不知其涕之淫淫也。悲夫。

夔州公家傳

族兄夔州公諱允淳字選生號猗瞻天啟丁卯舉人崇禎中為望江教諭以却賊功擢南京國子監學錄遷吏部司務兵部車駕司主事出為夔州知府值鼎革而廢初公至望江旬餘而流賊至會缺令當事檄公護印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賊所至殘破望江鄰縣皆潰而望江尤小邑戰守無具公惘然登陴賊偵知有備乃退去居未及期而令又缺賊又突至當事又檄公護印是時賊號數十萬所至土崩或謂宜遣家公不可乃誓眾曰我全家數十口願殉此城有二心者死無赦於是士民皆感激死守公夜坐敵樓有流矢至夜方半吏卒熟睡公欲呼恐其張皇使一門子於脾睨中放一銃內外寂無聲比曉視城外馬跡雜沓若干騎蹂躪狀蓋賊銜枚襲城知其有備而去云撫按交章題薦久之連學錄戊寅秋戒期赴雍而賊又突至望江又缺令當事急留公護印卻賊如前其居庠也凡有關風節之事雖小必見執持嘗設法修學宮不藉力於官民而事立辦其去望江時邑人遮道不得行去二載邑人思公不置皖城相何如寵作記勒石題曰雷學博任公三保危城去思碑記記中稱虞允文以況公謂非其執掌而代置有功也駕部分司連署七篆事機紛沓而應之整暇所至皆有聲績時倭傳左良玉兵渡江部曹分城而守計各用鎗數百半日間諸司張皇督辦公獨否將暮發僮浮於所值遣役分市舊用者及上城公所隸獨無

缺。大司馬熊公明遇深器重之。吾族聚廬數百年。而大宗祠未建。宗法不立。公及源祥痛之。設法斂貲可千金。為建祠計。公念土木艱難。雖趨造而吾老矣。恐不及見其成。乃自鬻其住宅一區。即成大宗祠。祠成以來。宗法行。風俗漸醺者。公之力也。公之父諱履。為偃師主簿。卒於官。公甫齒。扶櫬歸。欲反之正寢。俗忌冷尸入室。其家不昌。同居諸父執不可。公乃自他便門扶入。及登賢書。又數年而後葬。其事雖不合典禮。而孝思則然。壽七十。子六人。且以公驗之於俗。忌為何如也。

源祥曰。望江守禦雖無鏖戰功。而靜卻賊。宜邑人之德。公深也。嗟乎。賊初起。烏合。不過以間諜為奇。掩襲取勝。非有死鬪必取之志。而聞風奔潰。馴致土崩。觀公之所以保望江。能無三歎哉。

烈婦海氏傳

烈婦海氏。徐州人也。其夫曰陳有量。家貧甚。而海氏有姪為江陰卒伍。訛傳姪得志。乃夫婦過江投之。及至。姪亦貧甚。勉贈二金。以別。是時江南漕兌。方集常州。運軍皆徐淮諸衛。海氏夫婦欲歸徐。而不能自達。居常州逆旅。冀覓親識。附艘歸。久之未得。而所贈二金者。稍稍費盡。旅食錢無所出。旅主楊二見海氏有艾姿。以為奇貨。可居會運軍伍。長林顯瑞。饒貲好淫。酒中輒肆大言。則楊二因而囑之。顯瑞窺見海氏。則

心益迷。乃相與設謀。勾其夫入艘。非惟附行。且得直也。海氏覺耳目有異。不肯從。而楊二故遺索旅錢。以劫之。顯瑞若得為同舟。而代償者。以要之。其夫故孱人。無聊。又為兩人所持。乃強海氏登林艘。海氏不得已。居稍艙。堅閉艘門。顯瑞欲一窺。而不可得。使舵工婦誘之不聽。顯瑞失望。尤楊二曰。既在君艘。君為政。何怯也。於是為必得之計。使其夫往蘇州買簾索。去。因借酬神名。聯三艘演劇。冀以蠱海氏。海氏不視。然而當此之時。顯瑞視氏已為几上肉。頭中物矣。海氏自夫去後。度不免。密聯其上。下裏衣針縫無隙。及顯瑞中夜破門而入。強海氏。海氏悉力拒之。且罵且泣。乘間自縊死。時康熙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也。顯瑞急呼人解屍。難已鳴矣。遂與弟林四謀。墮屍米中。而欲追殺其夫。以滅口。水手藍廷九不平。乃結請追夫。即赴司理密首。司理朱公立委。經歷繆公檢驗。廷九得實。林顯瑞楊二皆伏其辜。楊二為觀者憤擊立死。海氏小殮於娘娘廟側。弔者如市。其屍經月不腐。皆焚香諦觀。以為異。今立廟與隆興對。香火頗盛。

任源祥曰。海氏生長彭城。而節顯毘陵。命也夫。二兇一死於財。一死於色。財色之於人。甚矣哉。首者鞠者。觀者弔者。人有同心。可以識秉彝之良矣。長運最得良法。而運軍之橫如此。當事者其知之。

歲寒集序

杜越

往余童時。觀外王父壽州公於容。迤北二里許。壠次一廬。問知孫孝子兄弟廬墓處。心識之。數年。庚戌。從余師忠節公座。拜先生。當是時。鹿孫兩人。交傾天下。夜分商討。率古人第一義。已先師登癸丑榜。歷官多嶽崎大畧。所與天下士揚扆靡弗拉先生為質。交益廣。詣日深。亡何乙丙間。闕禍作。諸君子逮皆蘭籍。而左魏周尤篤。則倉皇睨廣柳。索鱸至再。複壁餘香。海內歌詠。至今猶耿耿云。先生著孝友義烈。深性命家言。亦遂不欲聞公車事。會黃直指鶴嶺。疏薦先生。枕恆高。乃天下無問知不知。稱曰徵君。集所由名也。先生既絕意公車。徵復不起。有以文字為先生頌。唾不顧。余曰。否。天下事惟其真。自真之滿也。家庭而鄉國。浮薄相煽。膏唇拭舌。奉為寶符。甚至色介。緩錫。胸盤井石。猶日取妃白儷青語。而雕繪之。不知筆墨之權。去已久矣。噫。天下有真孝友真義烈真性命外之真文章。先生集可不傳。而先生何如。高陽相國舊題孝友堂家乘。先師認真草十五種。亦題自相國。相國之言曰。史家敘述。期盡其人之真。畫史盤薄。阿堵三毛亦類是。善乎其標英雄將相真儒。聚歸一真。先生名德。勿論將相。何遽不為真儒真英雄。豈文章一道獨不爾。且兩先生而非石交則已。兩先生而石交。風雨倡和。血誠縷注。識者有以覘之矣。先生道廣類太邱。矜式後進。則管幼安。

而託跡樵寓。而花四訖。正得宗人公和嘯隱處。蓋一身羽翼天下。彼徒嘖嘖鑿垣激石。豈知先生者歟。所著四書近指道一錄。答問各若干卷。已刻。近復著聖學嫡傳。為先師肩見知擔子。獨文集未出。或謂諸刻有關斯道。而茲集詩文各種。似涉酬應。然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友依於弟友。昔人垂簾市肆。或車音琅琅。孰非淑人心迪來襁。而謂真人面目。不足映簡冊耶。集刻上谷官署。彙粹為門人魏君運陵。貳守常君二河。實任厥工。常以高第為魏君門下士。衣鉢可想。在郡表忠闡烈。獨泊然一官。是豈徒文字事先生者。兩君謂余受知最深。且暇。特屬弁語。竊為先生咳唾珠玉。無論即道貌所被。望者意消。前庚子鄉薦年十七。今且八十有四。列宿巨天。何待人傳。惟是容故有兩賢集。為靜修忠愍。茲集出。異日有理學忠孝合刻。容文獻不更甲天下耶。矧先生身任斯道。垂五十年。黨人案。幾排虎豹而上訴。是又合鑄為歲寒本色。有不第兄弟一廬。琴荆悴柏而已。光騰照乘。寵溢執鞭。則余之幸也。夫。余之幸也。夫。

兩先生殉難紀敘

不肖某。蓋兒時。知有高陽定興兩先生矣。兩先生各用文章理學著。迨當關六載。手攜六百里疆土。還當宸。匪異人任。始信文章功業。理學經濟。原合併而流。無畸重也。

後高陽以避言。定興以原級。各返初服。一時物望歸兩先生。不無笑安石深源徒浪語耳。居無幾。丙子難作。而定興殞。戊寅難作。而高陽殞。河枯岳折。海內聚有深痛。而鄉邦之典刑。又何如。某孱昧。未得莊事兩先生。急走向容城。孫啟泰徵君問狀。蓋徵君於兩先生在伯仲間。則感頌向某曰。兩公大節。國史家乘不勝載。且恩綽煌煌。何容贅。顧亦有不容已於言。則一為高陽述聞錄公死事狀。以時尚有異議也。一為太常行狀補。以髫年定交。公所得獨久且密也。而高陽之哭定興。後人之哭高陽。附焉。某受而伏讀。私歎世人震懼兩先生大節。無不欲以其死問天。某獨疑兩先生所得於天之分。為薄且厚也。兩先生崛起燕南。各負不可一世之氣。忠孝性生。歛而歸道。此不必一死以明烈。而天竟死之。視世人縮朒苟且。躡致清通。其無益於世。可死而且得一死。博名高。即不幸而死。宜耳。而竟以草間活。以奪門活。以泥首乞降活。何比也。此雖其人樂於苟活。要亦天不肯輕畀以死。然其人竟死矣。則不必死而一死。仍揭日月。天之厚薄於其間。果何如也。雖定興恩卹最渥。高陽微有齟齬。顧論定尚需久近。而天卒不得軒輊。要以完節炳然。不使駕濤噴齒。隻行往牒。則千載上下。當有揖兩先生雲旗滅沒中者。住世久暫。中智能辨之矣。吾儕低徊留丹化碧。似當為國痛。為後學痛。而終不必為先生痛。然是紀也。猶不忍不梓以行。益抒仰止之積臆。

且欲公其痛於天下云爾。書成質徵君。其以為然不。

方新王公傳

公諱家祚。字厚存。方新其號。父儉。子三人。公其季也。出後伯父位。五歲兩父繼逝。奉二母訓。七歲入小學。嶄然露頭角。旋受知令張君。以第一人補諸生。誦讀一室。歌聲出金石也。公與人肝膈皎然。無城府。然不因而報請。或冰色笑於貴顯之前。起覘王君何狀。獄獄立耳。癸酉登賢書。閨中卷擬元未果。房師黃贊伯襄主選事。婉轉道公一言。不可得。器重彌至。公硯食久。登賢書稍自發舒。而於族黨益勵謙厚。念兩父背早。遇父執修子姪禮甚具。偶及先世事。髣髴音容。不自知淚泫眶矣。長兄家俊病篤。委身匕劑。歿則稱貸襄葬。不以脫粟布解。丙子與城守事。且捐貲瘞城外暴骨。當事以狀聞。公不顧。顧益慷慨發憤。讀書靜念寺之僧舍。蓋意在鴻鉅。政未可涯量。無何。葛君含馨單題授鄆城。疏且上。葛為稽顙。即從紀錄得公名。心儀公。偶相晤。睹品概魁岸。倍心折。喜語人。吾鄉多事。非定識強力。孰與辨此。吾閱人雖多。固無如王君賢。報至。公不知。是為辛巳冬事。地方經李青山亂。四境荒殘。孤城落照。抵任。則亟招撫流亡。詢父老利弊。殫力興除。適治獄使者至。公確勘得覆盆若而人。為豁數十。逾年。壬午。隨充西道李赴戴家廟勦賊。設險出奇。蕩平皆公策。法應得敘。後李以事誣。

鄆諸生某公力爭。且為地於各上官。李不能無嫌。又索金帶不為動。曰。鄆故無金穴。令淚眼灑向殘黎幾斛。甯敵脂獻媚乎。又惡用戴廟尺寸績為餌。時徐君標高君斗光俱善公。相見非籌軍國重務。則以忠義交勉。徐贈詩為別。津津此強項令也。入郡謁孔廟。瞻眺久之。郡大夫尚急征課。輒據鄆民狀。開誠以告。得緩征。復奏記蠲免。民賴更生云。公既雅負彊幹聲。臺使倚之重。寇警至。委防河干。寶習公不但以吏事著。一日晚宿漕邑。同人治具相勞。公憤時事日非。悲歌拊膺。飲微過量。蕭蕭書懣。遂中痰告歸。士紳父老灑淚攀轅。莅政纔兩逾月耳。書囊藥裏。怡怡子舍。暇則舉立身大節課二子。蕭條數椽。格言滿壁。抑惟身自有之哉。甲申三月。逆閹變作。哀慟幾死。嗣後絕不服藥。曰。鼎湖波沸。尚何僕僕病因餘生。次年。痰大作。竟不起。年四十九。位不酬志。年不配德。遠近悼惜。然清風百世。公無憾矣。

杜子曰。嘗聞諸奉常師。士先立志。不其然歟。跡公行事。疑賦性近於斌媚。乃生平何嶽嶽也。蓋士無勁骨。必無懇衷。君父百姓。不有冰寒火熱時乎。主司也。一語不妄干。憲司也。一事不苟合。雖見伸見忤。不同當利鈍相懸。鼎鑪互激。甯無百分一二稍劇其骨者。抑志非勵自窮時。報請色笑。何不可以人情解。公若曰。吾正惡夫七尺殉人局促若轉駒然。又烏致其冰寒火熱於窮達外矣。人自為與子為親計。非文莫傳。迨

文幾更端而輦悅惡不加於人。藻焉溢焉。無論逝者精神不白。即質仁人孝子。有一毫不肖吾親。奈何。余獨撫公大槩如此。使得握鼎鉉。喉舌之任。慈心直節。何遽不為汲長孺。富彥國諸人。又奚事繁稱。矯舉如所訛賣菜云者。長子之徵淵源家學。且從孫啟泰先生游。介而請。故不辭為之傳。

先師鹿公行畧

蓋自大江迤北。功業文章節義。代不乏人。而理學絕響。間有貌小儒之逕。規規垂簾塞兌。祭酒名理場。而槩不可語天下國家之故。道南一派。遂孤行天地間。孰意范陽撮土。乃產吾伯順先生。聖賢心。豪傑手。一身而內聖外王之為備。所稱千古大豪。非歟。先生氏鹿。諱善繼。字伯順。學者稱乾嶽先生。其號也。始祖榮。隸小興州。徙定興之江村。後累世貴。卒村居。故先生又自號江村漁隱。榮生德。德生詳。詳生景玉。景玉生文通。世有隱德。文通生封。文林公府。醞篤尤著。生御史。贈光祿卿。寺久徵。光祿以御史忠諫有聲。配王。是為先生大父母。生太常公正。天性嗜義。配田。實生先生。先生幼端樸。斬然不為兒戲。大父父絕珍愛之。不置家塾。而所稟庭訓。脫穎見篇章間。洎為諸生。薄視章句。閉戶沉思。獨若有味。聖賢大旨。適大父直指吳中。郵書索姚江全刻。益從典籍。獨契姚江之學。厥後一棒一痕。一捆一血。迄以明體適用。表著朝野。識者

謂郵書光景。何減象山宇宙一悟。大父亦欣然以見大意相勉。從宦京邸。私覲朝士。悠悠。過從輒覺類。如斯已乎。士君子起家事主。職守攸關。所稱敬事。敬身。謂何。嗟乎。此豈伏首章句。徼利達為妻子身家計者。可夢見哉。丙午舉於鄉。風格道上。凡所討論。悉見躬行。世局時格。一毫靡徇。無論非義也。蕭然布袍草履。偕友人研經考藝。上及性命之微。與千古人材心術行事治亂。嫩惡之隱。無不曲暢。語次。尤欽草廬淡泊甯靜四字。或青燈揚詡。或行吟夕照間。其眼冷。其腸熱。其志猛。其神逸。望而知有縹緲千秋之想。先生故和易近人。至義憤所激。不惜齒克吻。時邑健訟者。挾豪有力。以逞衿紳父老。幾腥刀俎。賴先生挺身白當事。而獄以解。當事入豪有力之間。拊以威甚勵。非先生侃侃不移。且品素重。范陽日月晦冥矣。三十年金玉為相。不問門外事。一旦排難解紛。膽智多非人所測。眾歸仁者之勇。是為壬癸間事。或以公車業尼之。則掀髯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已。果提癸丑南宮。出福清華亭兩相國門。其贊華亭用紅白束代金幣。後以樞部推陞事。為同官耿上書福清千餘言。福清不能堪。既徐理前說得解。而部事遂直。千古知己之報無兩也。觀政某部。絕去一切新貴人習。寄襟被蕭寺。日偕孫周兩君子。餐麤衣敝。凜凜道義。風節相砥。徐為吾鄉徵君啟泰。周則同籍友景文。風烈飄發。後忤逆璫慘死。先生取友。幾盡天下奇偉英慧之彥。如張

蓬軒司空左浮邱中丞魏廓園忠節

宗伯文湛持閣下范夢章楊文弱樞部

賀中冷督撫皆粹然肺腑相示。後從高陽相國。尤幸密邇韓范。至金石難泐。則孫周彌篤。一夕秋露。徒步偕啟泰。以吾鄉忠愍集遺周有句云。震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嗟乎。三人相期為何如也。假歸娛親之暇。輒以讀書學聖賢課弟子。而即用讀書學聖賢娛親。大抵初學患志不立。尤患富貴利達汨其心。則神氣醒。醒不復振。蓋士惜於學久。先生痛之。故特標忠愍病起一詩。與姚江天泉秋月一段為談柄。每語人脫凡近。遊高明而著力在義利關頭。清霜飛塵。興起甚眾。乙卯迫選期。雅不欲蹙蹙殘署。久迺成行。入京得戶部郎山東司職。鹽法鹽法壞久。國家百萬經費。多出權宜。而司農日苦仰屋。正郎袁滄孺研其義。先生遂與日夜討究。深得肯綮。大約行新引禁私鹽。使商人不苦上納。百萬之利。可吐嗟辦。後袁稍行於兩淮。國用泉流。蓋先生隨所居無不職。掌自効。而尤深心於共擔職掌之人。在戶言戶。在兵言兵。隱用顯用。率此志也。無何。奉太夫人諱歸。太夫人暴殞。先生一號幾絕。胃脘已傷。勺水不復入。賴封公抵京。諒慰稍收魂魄。而終身病源已劇。於此後亦時以貽封公憂。自悔讀禮餘暇。愈依依膝下。問安視膳。時作嬰兒色。海內奇人勝友。無日不相商道德經濟。前此一段壁立千仞之氣。愈歸平易。愈見通明。事物到手。朗然無礙。已未服闋。

補戶部河南司推品望劉管本科條畫中窵會委署廣東事職桂惠二王典禮先是中璫排閹祭司農而珠商夙頑未易應手先生獨推誠感璫立給商價典禮無缺所省經費且萬計方欲報成事而廣東金花解至金花額為九邊設後歸瓊林是時邊餉將絕請帑贖滿公車不應先生謂與其請內帑曷若留金花與其既入難請曷若未進權留且先發後聞第歸結到濟國事縣官愛寶玉未必不愛河山謀於所知賈公孔淵據會典呈堂疏請賈為躍起曰衙門向來措餉刻薄處蹙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子此舉差強人意然非置一官度外不可先生曰固然先大父建言謫十二年不召老牖下所親見也疏上遂有河東鹽筴之謫當官府相持數數宣堂司官傳旨雷轟旁觀股栗以覘先生坦如天威不測甯直芥視一官已耶當決計時司吏羅跪泣曰公非此司官偶值委署何認真若此先生笑曰既承委署即是專責有畏而避豈是臣道吏見不可奪起歎息去先生謫而名益重天下無幾何有鼎湖事光廟首復其官蓋神廟以靜攝羣下羣下無所驚於言即言亦毛舉細故及事在官府未嘗敢為執先生不為言而執又事在金錢縣官所最急於是一時似先生孤鳳光廟在青宮實賞歎不置云入樞曹管章奏未幾從高陽樞相於關時邊疆蠶潰風鶴驚心議者有畫關為守之計高陽獨謂不計全局關必不可守而傍徨四顧引手無從先

是經撫棄地獄衆環顧莫決高陽疏謂捲土不堪再誤撫字詎可重來鶴表方殘虎爭甚力豈是非在城郭人民之外而謂纖人解綬天下遂無豪傑先生以一疏鐵案卜大英雄手遂相從幕府開關有行出關有行經營慘淡於七百里間提百萬兵指授二三大將決密計呼吸則有行白草黃沙歷四年所與高陽相倚如左右手迄不進一級朝貴懸銓秩待先生直掉頭一哂所見又豈第祥麟威鳳已哉布置功成高陽以璫逐先生亦請告歸會更朝政首殛璫遂起先生尚璽旋晉太常管光祿事別弊釐蠹無一事不尋求職掌而功在己已尤偉己已冬邊人不戒時天下兵脆弱僅榆關可恃而以袁督師勢已掉臂非起高陽於田間出經理馬於獄悍師免逸之扶何以旋歸絛緘而密地幹旋實賴先生朝野重望得藉手一將一相以報前此高陽被璫禍吠聲者遂藉題茅馬相齟齬蓋馬為大帥茅君止生名士談兵長城隱隱一時肆毒高陽業擠二人虎口非先生直前保護誰為力折朝議八里鋪築城之孱膽得息其螫於茅誰為力陳司寇三角咨文嬉笑之蠶心得緩其獄於馬後一以三十六騎從高陽涉壘而東一面拜金簡之賜手挈四城還當扈高陽功在九廟且混跡野老况一二壘臣誰敢望取日虞淵者嘔心搏腕天生先生以為社稷功在不見而先生已病先生一病在太夫人苦次一病在榆關一病在奉常邸苦籌時艱備嘔心

血當此時。幾不起。誰似先生病。即病亦千古矣。庚午移疾歸。歛跡村居。日率嗣君奉親教諸孫。一以講學為事。名理文章。請益者屢滿戶外。先生交發互聞。教思溢言表。蓋襟懷如徹底澄潭。眼界則空中樓閣。以故一時奉塵談為理學淵藪。醉心仰止。有不至是。幾虛過一生之歎。下至一方利弊。當路輿筆得失。如安民弭盜。城池橋梁。驛所運輸米豆等議。無不深思遠計。如坐堂上。洞觀堂下。而得其委婉折衷之要。姚江萬物一體之學。遂孤行天下。宦其土者擬山斗。過其郵者仰星雲。此其宇者依乳哺。遊其門者則春風時雨。虛往實歸。江干片席。與紫陽白鹿鼎立千古。日月幾何。迺有丙子七月二十七日事。時兵從歡喜嶺入。畿輔糜沸。先生居去邑南一舍。以邑令迎請為城守計。遂遣子奉封公避難。而身獨入城。蓋先生大臣重望。未可為自全計。范陽撮爾。苟留此一塊土。介良渚真保間。何異江淮保障。即身與存亡。亦莫非王臣之義。奈事權不在。口威不威。口惠不惠。雖勉以忠義鼓眾心。所乘埤頗奮。而東隅不支。遂及先生於難。後收遺骨。血漬禾土。殷殷盡赤。朝野震悼。城破時。先生趨欲就義。文廟而門已闔。遂步至東隅小園遇害。內外諸臣錄實入告。樞臣楊嗣昌即文弱以郵請。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建祠煌煌。交錫。是為戊寅歲。嗣君孝廉已歿於毀。四孤孫奉封公兩襄葬事。家門之慘為極。然自光祿公直諫著封公復用孝友俠

烈表畿內。至先生父子。精忠純孝。震涌星河。嗚呼極盛矣。不遭此慘。亦何以見此盛哉。按先生學。以直提透悟。高明博大。潔淨精微。為宗。以天下國家事物倫常。為要樂。天知命。為自得。而紹往開來。英才樂育。為古今凡聖之大同。故其五世一堂。盡如也。立朝致身君父。毅如也。惻憫為心。則扶掖歲孤。而邑官不餒若教。減賦十三場。而百萬逃亡屋生春也。風節矯著。爭職掌。則辨游士任有疏。為同官爭職掌。則上葉福清有續。護孝友。則復學有始末。護忠義。則左魏周三烈。以瑞禍翼恤必力。而纖膽咋舌也。至輔以詞章議論。砢砢訇訇。更皎然揭日月。行天壤。是於天下綱常名教。休戚利病。關係何如。人謂先生學。問胎於索姚江一書。義概擴於辨邑獄一案。士先立志。詎不信夫。先生偉幹修髯。巖巖物表。而一露以和。酬對稍閒。端居怡怡。迥然薛子晏坐水亭光景。舉天下萬事萬物。有毫不為累者。蓋六十年沈酣性體。獨從高明一路入。遂直踞其巔。即從遊久。且未晚其奧窔。惜大用未究。海宇飲憾。而不肖等及門士。泰山梁木之悽。又何如。投淚而次遺行。明知繪天測海。然天枯海圻。痛將安寄。此不肖某援筆徊徨。不能自己者也。先生生萬曆乙亥。距歿得年六十二。子化麟。舉辛酉鄉試第一。孫四長。盡心。丙子鄉薦。沈心。廕國子生。悅心。從心。俱庠生。他子女姻族。別見先生歿人。或為封公慰。公獨曰。我子名既著。除一死亦無別法。嗚呼。此可知封公可

知先生矣。所著說約幾卷。尋樂大旨幾卷。認真草十五種。認真二字。為發金花時司吏跪尾先生語。高陽嘉其寫照。特以名編曰余讀六大經。概不言真。後世標一二於千百曰真。蓋古人情不外匿。行不久遷。善善惡惡。龜短鶴長。無弗真。何以標真之名。後世慚鬼企鵲。竄端匿跡。當其棲遲薛越。希蔭高華。故膏唇拭舌。襍飾其寢。仇及藉翰。晨風。遙登槐岳。呼嘗而頻棄之。如賓客。如脫卒。如寄桓之兒。於此遂標真而別於贗。嗟乎。苛廉纖謹。規行焚溺。而輕俊自將。又或和聲於促柱。正不圖見伯順之真也。伯順脩然清遠。衷貶戮。眉姑射。至駕馭長材。堅挺大節。綽有古大臣風。余故挾據胥認真語。以媿天下諉諉不任者。即今天下談兵謀進。皆贗耳。若伯順展銓司。馳塞上三年。卒恢四百里封疆。同進旅據大位。而身不拾一級。此為何等胸臆。至冒死護死忠一案。發金花。大司農手顫。落出惠語。伯順不顧。韓稚圭不與人膽。伯順亦稱肝膽。患不真。嗟乎。後殉難。高陽哭以詩六十四。且聞城陷時。遂慟先生死。若謂世人利害之屬。有窮通得喪。毀譽成虧。至死生而極。余向固覘伯順一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今更覘其不二於死生。悲夫。全師議成。重兵不戰。迺起患何人。當患何人。居平不以人料備。亂成迺界之。而又百擊其肘。纖兒旁睨。不樂成而幸其死。伯順其一也。先生平時佩服高陽最深。故於生死之義。闡發詳至如此。不肖某無似。既不能髣髴。

窺先生萬一。惟據所聞於大君子緒論。而高陽語不肖輩。又有江漢秋陽之目。爰次如右。為得其真也。若夫獨出心眼。椽筆千秋。則俟諸後之知人論世者。

二陸論

楊元咎

客有問於楊仲子曰。昔陸機兄弟。偕事晉朝。竭志盡忠。而以讒死。天下莫不稱其冤。論者以三世為將。後必有殃。陸氏之禍。其果以是歟。楊子曰。否。不然也。機乃祖乃父。世事吳室。為吳股肱。天不祚吳。而使滅於晉。為機雲者。既不能枕戈復讐。則當隱於草野。終其身為吳遺民。斯亦已矣。夫何骨肉未寒。醜顏入洛。甘心事敵。曾不憚恥。一何忍也。然則天實惡之。而假手於晉耳。客曰。吁。子何責之深也。夫晉雖滅吳。而於機之祖父。未始有讐也。而子以復讐之義讓之。毋亦欲速其死乎。且二子身雖遭難。而高詞迴映。為有晉文章之冠。已足光乎前。而邁乎後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哉。且夫爭名者。必於朝。猶爭利者。必於市也。以機雲之才。而使老於蓬蒿之下。則洛陽之紙。不加貴。三張之價。不為減矣。其文名惡能施於後世乎哉。楊子曰。噫。客何輕本而重末也耶。忠孝者。人之本也。文章者。所以發明忠孝者也。無忠孝之志。而徒事於詞華。則其為文也。亦朝菌而已矣。吾嘗讀陸抗西陵諸疏。未嘗不歎其忠之至也。聞政令多闕。則諫。聞閹宦預政。則諫。傷諸賢廢棄。則諫。懼阻兵勞民。則諫。書所謂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者。其陸抗之謂歟。迨疾既篤矣。猶惓惓以西方為憂。志豈嘗須臾忘晉耶。石頭之役。吾知其含恨於地下也。其疏有云。臣每中夜撫枕。臨餐忘食。

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德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死生契濶義無苟且夙夜憂恒念至情慘嗚呼其志可謂悲矣抗之去今垂數百年讀其文猶悲其志矧躬為厥子而反弗念之乎且機雲固將家裔也誠能不忘君父之恨收合餘燼奮志復讐不濟則以死繼之此志士仁人之所為也孰與身事二姓終見夷滅迨死不悟而方致歎於華亭之鶴見亦晚矣客曰是則然矣然吾子嘗自比於雲何哉楊子曰有之雲之德固優於機也其始作令也有神明之稱既去而民思之為之立祠其末也亦以拒黃門之請而及於難將刑成都王官屬數十人皆為之涕泣以請至叩頭流血非有德之士其能感人若是乎設也機雖仕晉而雲不改其節遵養時晦以布衣老生奉陸氏死為吳民豈不忠孝兩全也哉惜乎雲固君子人也而未聞大道也悲夫

書蔣還醢伍胥論後

君親雖曰一體然父子之倫本乎天性即頑如瞽瞍無以異於賢哲之親也若君臣之倫乃以義合則其間輕重尚有可得而言昔楚平王無道而殺伍奢此所謂父不受誅而子可以復讐者比諸繇之方命圯族墮洪水而受誅於舜有天壤之別矣然自奢視之策名委質生殺惟君不敢以是為怨而在子胥視之則楚平乃其父讐不

得復以為君矣。若藉口於尊卑之分。義不敢抗。遂漠然置之而不思報。是有君而無父。適足為忘親事讎者地耳。且推上古立君之意。九德而為天子。六德而為諸侯。未
有無德而可居南面者也。後世聖賢之君。既不能以多得。自不得不以繼世為正。即
失道如桀者。亦當傳於其子。而不得以立堯。否則如宋宣公之授穆。起迂儒始禍之
說矣。用是上之無道者多。而下之懼害也不少。然大惡如桀紂。終不免於湯武之放
伐。則湯武非人臣乎。弔民伐罪。為萬方百姓復讎也。如以君為必不可讎。而父讎在
所不報。則暴君代作。益當任其塗毒萬姓。無論湯武即漢明二祖。亦不當起而滅秦
與元矣。父讎豈獨輕於萬姓之讎乎。而謂必不可報乎。孟夫子有言曰。吾聞誅獨夫
紂。未聞弑君也。此不易之論。非若視君如寇之語。有為而言者也。由是推之。武之於
紂。尚如此。則子胥之於楚平。尚得不謂之仇讎。而謂之君乎。故子胥之復讎。固千
古快心之事。獨斷斷不可以有罪當誅者之子孫。從而效之。則祇成其亂臣賊子。而
不得以為孝矣。此中分辨。有毫釐千里之差。學者貴能詳審於其際耳。

張鐵橋集序

嶺南江左地之相去。四千有餘里。其風絕不相侔也。而天文同屬南紀。末流為斗牛
分野。然則氣之相感。豈以遐邇異同為限者哉。惟人之契合也。類如斯矣。粵東有異

士曰張子鐵橋。自其少時。即負奇志。敦氣誼。重然諾。讀書不喜章句。好古文辭。善吟詠。兼多材藝。抱異術。如古劍俠者流。壯歲游吳門。予尚幼。未之識也。今茲復至。年已七十餘矣。而矍鑠不異往時。予因王子忘庵而得覲焉。繼偕醒庵李子來。願予觀其意。似有取於予者。一日。過於專諸里。而謂予曰。頃有一函以丐君矣。穆自少迄今。有詩文若干卷。生平之梗概具焉。意不忍焚也。思藉皇甫之筆以傳。今之工古文辭者。落落如晨星。非君其誰序之。予謝不敏。歸讀其書。義不可卻。而又不能以遽為也。蓋予之不逮鐵橋者。有四端。而詩文不與焉。我生不辰。幼孤失學。讀書自六經四子。國史家集而外。鮮有能卒業者。髫時頗慧。頗鍾愛於先人。長而庠事日繁。方寸已亂。雖耽記誦。掩卷即忘。友朋不察。乃謬假之聲聞。恆抱過情之恥。而鐵橋能讀異書。於諸子百家之言。靡所不究。供其腕下。有同役使。是鐵橋之博學。予不逮者一也。予幼遭家難。悲痛欲死。始因事母。兼懼無後。覲顏視息。不敢自裁。繼乃拮据費巢。亦既抱子。遂多叢脞。益以牽經。不能肥遯山林。竟爾棲遲城市。而鐵橋寄跡羅浮。蕭然塵外。雲霞之與居。而麋鹿之與游。是鐵橋之高隱。予不逮者二也。予雖無山水之癖。早歲登高。見此茫茫。恆下伯輿之涕。已而憂患薦臻。痛自抑情。遂致心如木石。故雖嘉晨麗景。罔或動於厥衷。且三十年來。索居閉戶。從未為出門之交。其或因慶弔以行。則南

迄松陵東止玉峯北達廬山西循武進以及金沙江陰餘未之往也而鐵橋弱歲壯遊老而不倦凡海內名山異境即人跡所未獲至者必探其奇而後已焉是鐵橋之勝情予不逮者三也予於諸技一無所長幼嗜鼓琴自遭大故絕不復鼓手談居中下品以為無益不求其高書法愛唐歐陽率更習其大略未及肖即已謝去繪事雖竊好之然固未嘗學也而鐵橋天縱多能善劍術有魯勾踐風畫品居第一流即顯名當世者語及鐵橋未嘗不服膺而自失也又以餘力作為篆組獅驥之屬罔不逼肖出人意表是鐵橋之多藝予不逮者四也予生平著述懶於編輯若所著示後管窺諸錄暨論世唐風諸選俱未得繕寫成書詩文間以示人恆失其橐今所存者不過十之二三然他年仍歸散佚未可知也而鐵橋之集體以類分各歸其伍而又有年譜以為之綱予雖未得窺全豹而即其所示若記與詩則已辭條豐蔚川無停流其克傳於後也必矣予方自愧其不逮而予言何足以為重乎雖然今天下多能文者即吾地固不乏也而鐵橋獨有請於予則其契合之故非予所云氣之相感不以遐邇異同為限者耶夫君家嶺南予毓江左其道路之遠風土之異夫人而能知之也若其分野之所同則非其人有不得而知者矣然則予之所以異於鐵橋者既如彼而其所以同於鐵橋者是豈人之所得而易識者乎爰取斯意以為之序試以質

諸李王二君當不以予言為河漢也

周忠介公從祀道南祠記

無錫故有東林書院為顧端文高忠憲兩公講學之所而道南祠者其初以祀我始祖文靖公繼而附入於斯者自宋迄今凡六十有餘人皆從事於道學者也周忠介公蓼洲先生素以清節聞天下服官之日恆與奄人忤天啟丙寅卒遭璫禍以沒四海莫不欽其忠始與忠憲相友善與忠憲同被徵忠憲捐軀止水或勸公亦自裁公曰吾小臣也其敢引高公不辱之義從容赴檻車死詔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公於是乎無遺憾矣方魏忠賢與諸小人謀以朋黨之目殲海內志義之彥公名初未入乎黨人而以魏忠節公被逮道經吳門公出郊往餞以女許字其孫向縵騎而痛罵忠賢因是而及於難迨夫思陵御極羣小伏辜公贈官錫諡特賜專祠春秋二祭載在盛典至於今不替而道南祠兩廡之祭入者紛如獨未及公闕焉者蓋亦有年所矣今大中丞儀封張公再蒞吾吳百廢具舉慨然曰忠介周公實為東林而死者也夫安可不祀於東林因俞余弟慶徵暨同事諸人之請行縣具主諏吉以告成事而熊啟修陸稼書兩先生以下以次及焉往時有請以方正學先生從祀孔庭者廷議以正學祇有文集而無語錄可稱忠臣而不可謂道學以是抑之遂爾中止嗚呼若

援此而論則忠介亦將不得祀於東林詎知孔孟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固皆先儒語錄中所鐫乎申之以詔來學者也諸儒言之而先生行之豈躬行實踐者乃有歎於著書垂後者耶宜乎慕義者汲汲於道南之從祀以斷國論以光鉅典將於是有乎在也而又何慕焉是役也忠憲之從曾孫大酉實董其事偕忠介之孫廷耀來請予文以志之元咎文靖之耳孫也耄而病廢不能匍匐將事因思忠介就逮之日先端孝與先忠文伯仲父子昆弟三人竭力周旋撫膺慟哭抗顏以爭於搶攘之中幾至同罹厥禍猶不啻若昨日事也故於是舉也樂觀其成

先軫論

魏際瑞

善莫大於悔過。雖然。悔之而不善。則其過或因悔而愈增。秦穆公違蹇叔覆師於殽。作誓以自怨。然其死也。殯于車氏焉。此悔而頻過者也。甯殖逐君。教其子弑新君。以贖已惡。此悔而重過者也。晉惠公背五城之賂。秦饑而閉糴。以為無損於怨。而厚寇此悔而怙過者也。蕭何為民請地。高帝械繫之。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此悔而文過者也。漢惠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教之作原廟。此悔而違過者也。武帝寵文成將軍。及其敗也。誅而隱之。此悔而諱過者也。昔者晉先軫無禮於襄公。箕之役。免胄而死。狄師其言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吾獨以為其悔也。慷慨激烈之氣。足以愧天下頑鈍無恥之徒。而千百世下。聞其風者。可以自奮於義。然其所以用其悔者。則非也。先軫晉之大臣。以道事君。執禮而蹈義。一旦無禮於君。當自請斥逐。以為不臣之戒。若不獲命。平居則盡忠補過。深自貶損。有事則執戈抱鼓。致命疆場。盡臣禮以自効。使向日之過。如日月之薄蝕。而復見軫身為元帥。若惟恐其死之不速。幸而戰勝敵敗。不幸而狄人乘晉帥之隙。軍亂而莫有關志。喪師辱國。是軫將自討而適以討其君死。而有知軫雖欲再悔。其可得乎。王旦不能正封禪之失。將死。誡其家披髮衣緇。以歛之。真宗禱祀符讖。惑於道家之說而已。顧託釋氏以自謝。是何異於

欲解爲毒而飲鴆酒也。此又先軫之所不許也。

留侯論

天下惟能屈而後能申。亦惟能申而後能屈。何則？其智力不足上人者，則必不能勇於下人。太王能創周之王業，而自屈於獯鬻，勾踐能沼吳，而自屈於夫差。然後知下人者，非淺智薄力區區庸人所能爲也。昔圯上老人之折子房而授以書也，蘇氏謂子房所以成大事者，皆老人之折辱有以教之，而深危其博浪之擊，爲匹夫之輕死。吾則以爲子房不能擊秦始皇帝，則必不能爲老人納履。天下庸人，畏害就利，此其常情。而老成持重，坐糜歲月，終於無成者，不可勝數。子房弟死不葬，奮然於一擊，豈獨目無始皇哉？蓋已無天下之豪傑矣。夫能申天下所不能申者，則必能屈天下所不能屈。老人蓋深知子房而特有以試之也。且夫難交者不輕絕，難成者不易敗，不輕服人者，其服人必固。庸人不能與人立異，亦不能與人爲同。方其與人苟同，而又有以一人以搖之，則掉臂而去矣。子房之遇老人，始而欲毆，繼而取履，夫欲毆則毆之，不毆則歸而逃之，倏忽之間，彊弱異形，豈非見之明而行之勇？能屈人所不能屈哉？蘭相如面叱秦王而色不變，威申萬乘之國，至廉將軍欲庭辱之，則引車辟道，稱疾不與朝會。雖爲門下舍人所笑，不以介意。王敦既貶，王含欲奔荊州，應曰：「不如江州。」

州當大將軍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危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後王舒果沈含父子於江而王彬聞其來密具舟楫以待吾故曰有博浪之狙擊而後能為圯上之納履子房蓋一而已矣

陳平論

呂后欲王諸呂而難大臣以問王陵陵稱高帝拒之問陳平平曰高帝臨天下王劉氏今後稱制王呂氏無不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定危亂安劉氏君亦不如臣魏子曰惡是何言哉夫平固挫崔之智也昔有見病崔而治之者崔報以珠鄰孺子慕之梯而攫崔折其股日夜治之以明有恩於崔則感矣夫平誠附陵以左右丞相力爭后必不敢擅王后不王則祿產不得居南北軍祿產不居南北軍則不能危劉氏夫無所可危何有於安不至於亂何定之為且平能卒誅呂氏非苟欲附后者徒以柔智愛身又目見呂氏殺梁楚諸王如俎魚肉是以震懼而不敢異議不知信越見殺固已藉高帝之威而鄭侯又為之助倘今平不阿后則大臣誰且與后况夫以王陵之慧后方含怒而不能殺何平之以此為畏也且夫祿產之誅平勃固多以倖勝者勃之既罷兵柄也諸呂何以不謀勃勃倖矯納北軍勃又倖平陽侯不會聞費毒之謀則坐需大亂而已勃倖劫鄭商又祿或不聽寄不解印授勃勃何

能為則勃大倖。北軍皆左袒。勃倖產不知祿去北軍。徘徊往來。而章乃得擊殺產。勃無不倖。吾故曰祿產之誅。天也。吾未見平有盡然必勝之謀。定之於早也。雖然。平能燕居深念。以呂氏為憂。豈亦所謂不食其言者與。

陳平論二

陳平佐高帝定天下。皆以陰謀取勝。平亦自謂吾多陰禍。夫陰則何害之有。為君討賊。為父報讎。為天下除殘去暴。吾之術則陰。而吾心可正告於天下。陰則何害之有。吾所深惡痛恨於平者。獨謂其教帝因信出迎而擒之。此一事。足以滅平宗而不悔。何則。信有太功。高帝又素疑忌。一旦以流言殺信。是啟帝殺功臣之心。而啟天下功臣之叛。漢世之兵禍延連而未有已者。平為之也。然則平固能保信不反乎。不能也。信反。平能勸帝不誅乎。帝欲誅信而不偽遊。而能必誅信乎。不能也。且夫平之說無不善。而其所以說者非也。平既明信之不可擊。從容而請曰。古者天子巡狩。南方有雲夢。陛下第狩雲夢。會諸侯於秦楚之間。信若輕出郊迎謁天子。是信不反也。信反必不出。則以諸侯之師。卒掩而擒之。如此則信必不及備。而功臣必心服而不叛。嗚呼。天下有反叛天子。而輕身郊迎。以自蹈陷阱。此愚者所不為也。而況以高帝為天子乎。然則信之心可知也。

送燕客顧龍川序

歲辛丑之五月。予寓報恩寺僧舍。其後佛殿有色令客。問其里曰燕人。姓顧名夢麒。龍川其字。問其年六十有三矣。面目黧黃。多鬚而斑白。總總然有風塵之色。予竊疑其老而速客數千里外。豈所謂得已而不已者耶。龍川自言當崇禎間。以兵部堂吏為密縣尉。遂家於密。因為道流賊陷河南。事甚詳。大約有司貪殘民鋌而走險。諸文武大吏爭權專賄。畏死而無遠謀。勦與撫皆失其道。故至此。予竊恠其言有本末。每無事。當就之談。龍川曰。某幼不肖。先祖父頗惡疾之。不以一畝遺也。年二十八。感亡友林龍泉言。始發憤自立。逮為吏而家成。其後密城陷。賊以百姓呼好官得免死。龍川起家吏員。能使城破時。身及親屬十八口皆得全。此其生平可知。龍川所交游婚姻。多達官貴人。國變後。有欲為龍川營一官。龍川不應。語烈皇則泣然泣下。嗚呼。自朝廷重資格。百年數十年間。士大夫讀書成進士者。其視吏員雜職。雖殊材異能。賤之如足下塵土。不足踐藉。吾以為士受天子恩澤。脫袿褐。釋縶繫。身都尊榮。父母稱封君。子孫富貴耀都邑。賢者持祿養交。視朝廷大利害。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肖者則欺君罔民。怙黨而營利。誅殺赤子。破敗封疆。亡人家國而不之恤。若此者。雖使為龍川躬冀除之役。吾則以為辱矣。漢唐時。州縣吏起為公卿。著名於時者。史

冊所書不可悉數而有明盛時三途並進况鍾自吏起至蘇州守發奸摘伏吏畏而民安之九載既滿上章乞留者八萬人南光祿卿蔚能亦自吏起三十餘年未嘗持一嚮歸私家龍川練達物務能知人情儻然少好游佚長又為吏以故少讀書予謂龍川君老不宜更走風塵間當家居課子孫讀有用之書覽古今名臣吏治裨世用者使侍食之暇一一為君說其事君年過六十尚矍鑠如四十許人他日君必有以自見林龍泉趙人常以直言匡持龍川且緩急之將死龍川適在錦衣獄聞之以重金營出暫視林君疾林君以其五歲孤與貲產數萬金盡託龍川且請以龍川女為其子婦龍川曰不可人將語吾以貲婚也乃別為擇婚盡其貲產畀之而龍川特撫其子至今與予言林龍泉輒流涕龍川生平多奇蹟予書其尤大者顧氏家世漂水龍川之曾大父為執金吾因家於燕遂世為燕人云

海市記

海鹽有放庵庵之僧曰自慶者曰吾居此十年矣亦嘗見海市城郭人民樓觀猶登州也惟城中牛馬出則大水徒牛馬水亦不溢云是為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是日也春初霽草木之華待霽而榮者如積怒之不可遏於是大中丞范公遂以次日霽定巡行於海面予與諸同志者登涉園之石以觀於海緘水成岸互如銀沙將不可

紀極而林木障其北。公忽遣騎來言曰。海之北樓臺出矣。眾皆騎而往。則有若堡者。若松林者。若城垣堆堞者。於是若堡者變而為亭。林木者為楸山。若鞍城垣堆堞。長亘而為橋。橋之上。若二人扛帷轎而徐徐若行。又有山正方如屏者。析其角而轟然。為單峰如筆。於是而亭者復為芝。芝為蓋。蓋為盤。盤皆有跗承之。業業然如蓮。豆楸之山半析為二。一伏一踞者分焉。於是與盤蓋皆又為亭。而正方之轟然者。為亞字。又為員。又析為峯。而盤蓋楸山之為亭者。又為腰鼓。而橋不可復見矣。惟厯厯如碎石析為峯者。仍正方也。諸為腰鼓者。為飛蓋矣。正方之上。為人獨立焉。或曰。正方者名鐵山。其先為堡。為林。為城。堞者曰關牛山。人皆可至。然則是山也。何以變。且其或有之也。亦見於秋。年七十者曰。未嘗春見之也。於是乎自午以至於未之末。而所謂山者。亦杳然沒焉。土人之謂山也。是邪非邪。或曰。大中正公出入蛇龍虎豹之區。往反且萬里。沾淫雨。暴驕陽。飯蔬噉菜。方一年所。浙民之苦荒。逋災傷者。為數百有餘萬。一旦蠲釋。延及子孫。天地知公一無所受。於是乎不愛其奇矣。以相貶。予從公之後。而以得此巨觀也。於是乎為記。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十二

魏

禧字凝叔一字叔子江西甯都人際瑞弟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不赴有叔子文集

平論一

平論二

平論三

平論四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常奉論

樂盈論

陳勝論

留侯論

續續朋黨論

論文

八 七 六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國朝文匯

卷十二

目錄

一

國學扶輪社印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八

富計甫草書

九

答楊友石書

十

答南豐李作謀書

十一

十國春秋序

十二

彭躬庵文集序

十二

惲遜庵先生文集序

十三

冷又湄江冷閣集序

十四

曾庭聞文集序

十四

宗子發文集序

十五

四此堂摘鈔序

十五

陸懸圃文序

十六

書周茂蘭血疏後

十七

翠微峰記

十七

敬亭山房記

十八

高士汪溫傳

十九

邱維屏傳

十九

劉參傳

二十

朱中尉傳

二十一

研庵小傳

二十三

泰寧三烈婦傳

二十三

常熟顧耕石先生墓誌銘

二十四

周

容

字茂三浙江鄞縣人明諸生國變後盡其髮為僧已以母在返初服跡遍天下所交皆一時遺民有以博學鴻詞薦者以死拒著有春酒堂詩文集若干卷

魯朱家論

二十六

宋刻兩漢書記

二十六

石將軍廟雙樟記

二十七

游破山記

二十七

唐晉王畫像記

二十七

芋老人傳

二十八

周介隱先生傳

二十八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十二

平論一

魏禧

平己之情。以平人情之不平。宣之於口。為是非。誌之於心。為好惡。騰之於眾。為毀譽。施之於事。為賞罰。是非好惡毀譽不平。則風俗亂於下。賞罰不平。則朝廷亂於上。此四者相因而成也。吾何以平之。今曰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吾不然其不然。彼將亦不然吾然。今曰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吾然吾不然。彼遂亦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當相半。則吾之是非。有時窮。然則奈何。曰。必衷之以聖人之說。聖人之說。如權衡。物有大小輕重。以權衡之。各如其數而止。雖然。聖人之說。不足以厭非聖之徒。則聖人之是非。又窮。然則奈何。曰。莫如跡其說而攻之。毋務勝之以吾說。凡說之偏。必有所蔽。見於徑者。蔽於庭。見於奧者。蔽於竈。循其端而披其所疵。則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不通。則彼之是非。屈。言理者。猶談天然。一人以為天之外。有天主。吾烏乎辨之。一人以為天之外。無天主。吾亦烏乎辨之。故辨理如搏虛。然則奈何。曰。是必有以實之。實之何如。曰。古之人。不朽者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德立。未有無德與功。而徒言者。功德不立。言雖美。而弗是也。吾以是平之。

平論二

匹夫而好人惡人其好不足恃而惡之無所害使一旦操賞罰之柄則一人之意足以治亂天下而有餘故欲善賞罰之道者必先平好惡吾嘗觀好惡之所以不平其故有五。一曰性悖。一曰習慝。一曰眩於目。一曰驚於耳。一曰域於智之所不知是故能反乎此五者則好惡平矣。惡賢而好不肖性悖者也。好其所親近焉而已習慝也。有義不能擇擇而不能善者耳目之過好惡其所知而不能擴其所不知以己量人者域於智也。且夫吾之於人必有所好惡於其間則將入乎五者而不能以自救是故反乎此五者奈何。性悖之人謂之天殃天殃者千萬之中不可一二見習慝奈何。非聖之書不敢奉非義之士不敢親吾討之古吾之好惡於是焉法之吾諏之今之賢吾之好惡於是焉衷之潔其好惡之宅則其來也有以應之而不亂眩於目奈何。砥砭之石其光璘然人或以為寶璞而不琢則直之矣故能詔吾之目吾則好之不能詔吾之目吾則惡之雖之處囊也其穎立出繞劍授弓雖有長技不得見是故必謹持其所詔毋忽其所不足驚於耳奈何。十人譽之則吾不敢惡十人毀之則吾不敢好。且夫好惡者必慎於所先入先者主之後者奴之殉其虛必喪其實執其先必距其後域於智奈何。一人之智匹十人繫以百人則誦矣。智匹千人萬人繫之又誦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惡出於性歟性則懼其悖也因於習歟習則懼

其愚也用目則眩用耳則驚也其何敢以吾為然四者免矣懼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為然

平論三

是非定則好惡正好惡正則毀譽平矣雖然毀譽有道畫姝麗者必極天下之榮畫鬼怪者必極天下之醜非德於姝而譽於鬼以為否則不足成吾畫是故譽人者腴其骨而毀人者瘠其肉蓋必如是然後可以成其毀譽之說而已天道善善而惡惡聖人之道善善長而惡惡短故君子有譽人而無毀人與其失諸毀甯失諸譽雖然毀能賊人譽亦能賊人善毀者如飲之瞑眩之藥不善譽者如餉炮多有毒焉腊其中而不覺也是故以譽之不平為恐失己者小也譽人而失己他日吾有譽人不我信而止又其甚則我不自信終其身不敢譽一人而止大賢之人知為善而已故其於毀也喟然從而譽之也喟然中材之人其始也歆於善毀焉則輟矣曰是則然烏乎然為之或譽則輟焉曰苟能然然且足矣雖然士之伏於蓬蒿也喏口而言莫或然之刻躬而行莫或先之然底節不衰好學而善下轟然公卿之上復過拂衆則莫之敢京何前後之戾也此無他富貴者人所不敢忤而譽之者衆也

平論四

國朝文匯

卷十二

二

甲前集
國學扶輪社印

古今賞罰。未有一成而不變者。故平賞罰者。平其義而已矣。先賞後罰。奈何。不狃之以恩而蹈以威。則從我者懼而解。固然如石之脫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國。先罰後賞。奈何。國始民玩。不摘其桀。不可憫也。先之以賞。是以水濟水也。迨其後而束之。則棄前惠。怨黷生。是道也。其在亂國。賞克厥罰。奈何。天下攝然。大兵不興。大獄不作。大役不發。於是乎挾網而疏之。天下不弛。是道也。其在治國。罰克厥賞。奈何。國可弱不可亡。民可渙不可叛也。峻法以敕之。毋敢作亂。是道也。其在衰國。疑賞疑罰。奈何。賞疑則從重。罰疑則從輕。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賞異。罪同而罰異。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機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賞罰之平也。是道也。權主以之。數賞而不勉。奈何。國無綱紀。臣不共君。民不畏吏。干賞則往。如僦市傭。可以緩不可以急。是道也。閻主以之。數罰而不懾。奈何。君以傲為明。吏以多殺人為能。民習撈掠。視斧鑕若耒耜。不護其生。慄而思動。可以戰不可以守。是道也。勢主以之。一舉而已。功則賞之。有罪議罰。奈何。功大從賞。罪大從罰。或薄其賞以塞其罰。是道也。厥謂以大蔽小。罪則罰之。有功議賞。奈何。緩則從罰。急則從賞。或薄其罰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急易緩。親麗於罰。奈何。可議者議之。不可議者不以親。勸法是道也。厥謂以公滅私。雙麗於賞。奈何。賞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謂以直報怨。賞泣於親。罰泣於雙。奈何。吾

無作於吾心。斷之可也。違其跡焉。不可。或虞其時焉。譬之可也。是道也。厥謂以義制事。賞盡則恩窮。罰盡則威窮。大賞大罰。不可以輕用也。故摩世者。必先之小賞小罰。以持其心。是故善用賞罰者。留有餘。驟賞奈何。賞極而不盈。是謂大受。驟罰奈何。誅不待教。是謂大慙。驟賞其魁。則不足賞已。驟罰其魁。則不足罰已。當賞而財絀。奈何。吾罰其不用命者。則用命者榮矣。是之謂以不罰為賞。或曰。非嗇之也。豐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溫於績。續富於車馬。詩曰。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是道也。以之當罰而勢絀。奈何。吾賞其用命者。則不用命者愧。是之謂以不賞為罰。或曰。謹持其禮。以正之。則人不敢犯也。故仁義可以為干櫓。樽俎之間。折衝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道也。以之。

正統論上

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軾。鄭思肖是也。歐陽子之說曰。正統有時而絕。故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歷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又絕。蘇氏之說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亦以名與之。名輕而後實重。故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鄭氏之說曰。以正得國。則篡之者為逆。不以

正得國。則奪之者為非逆。故曰正統。三皇五帝三王東西蜀漢宋而已。三者之說皆近於理。然各有其偏見。不可以不辨也。辨其非則是者出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彼天下將何屬乎。而其與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於宋梁石晉。尤為非是。此歐陽子之蔽也。偏安之主。篡竊之人。吾子之以正統彼正統者。孰肯與之。蘇氏曰。猶夫大夫士與民也。而或為盜。勢不得不與之偕坐。夫吾非有誅賞進退之權。則隱忍而偕坐。固其勢也。旁觀之君子。則必別其為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且以為舉天下而授之。魏晉。句漢魏之過。與之統者何罪。猶舅以妾為妻。而婦奈何不以為姑。則大不然矣。生於篡君之子孫。親為其臣子。謂之姑可也。然君子有微辭焉。春秋於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於三年。書春正月之義是也。至後世之公論。則是人以妾為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時之名一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不畏身後之誅。以為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以為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者。此蘇氏之蔽也。鄭氏身當宋亡。發憤於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於黜唐。夫以為不正而得國。則陳橋之變。與隋禪唐何異。而唐除隋暴。尤正於宋之取周。故以為三皇五帝三王漢宋者。忠臣之心。義士之見。非古今之公論。此鄭氏之蔽也。然則正

統之說惡乎定。魏子曰。古今之統有三。別其三統而正統之說全矣。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正統者。以聖人得天下。德不及聖人。而得之不至於甚不正。功如天下者。亦與焉。偏統者。不能使天下歸於一統。則擇其非篡弑居中國而彊大者屬焉。竊統者。身弑其君而篡其位。縱能一統乎天下。終不與之以正統。而著之曰竊統。是故因其實而歸之。以其名者。正統也。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南宋是也。正統絕。而其子孫無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後歸之偏統。後唐後漢是也。天下之偏統絕。雖亂賊固已正乎其為天子。有天下。則不得不歸之竊統。秦魏西晉宋齊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是也。吾故折衷歐陽子正統有時絕。鄭氏篡正為逆。奪不正非逆之說。以明三統。三統明。然後天下之統不絕。偏安之主。篡弑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而正統之論定矣。

正統論中

秦何以不為正統也。歐陽子曰。諸侯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且夫周棄豐鎬。以賜襄公。赧王稽首獻邑。自歸於秦。秦雖有滅周之罪。亦與後世之弑君篡國者異矣。奈何以不為正統也。魏子曰。諸侯不敢滅周。而秦卒滅周。周無幽厲之罪。而秦有桀紂之惡。取之以詐力。守之以殘暴。惡在其為正統也。唐高祖廢鄴國公。與晉武廢陳

國朝文匯

卷十二

四

國學扶輪社印

留王隋文廢介公宋太祖廢鄭王同一篡也何以不為竊統魏子曰陳留介公鄭王初無罪不足以失天下其臣又皆以勛戚居中用事為先君所依託一旦欺人孤寡而攘奪之故雖晉武隋文成混一之業息南北之兵宋太祖禪受之後奉其故君與子孫無失禮深仁厚德浹數百年而其得國之不正終不可以寬隋之淫虐過於桀紂李氏興兵而誅湯武之業也而惜乎其立侑而禪之以湯武始而以莽操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固不可以為篡混一之功比晉隋而仁恩之在天下者等宋祖故予之也後唐後漢何以不為竊統也朱溫滅唐而李存勗帝鄴契丹滅晉而劉智遠帝晉陽歐陽子曰李氏朱氏共起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者非也克用忠唐志在滅梁存勗後雖自帝始未嘗不欲承父志而報國讐故欲並之於梁者非也歐陽子曰劉智遠始不與契丹戰以幸其貶後不能奉從益以存晉與梁晉無異夫滅梁不自帝與奉從益以存晉此聖賢之用心忠臣之盛節而可責諸五代之君乎今夫責人以聖賢為忠臣不得而遽同之於亂賊此學者欲苟成其說而文致之非天下之公論故歐陽子之說不可訓也東晉統承西晉南宋統承北宋何以祖宗之一統者為竊而子孫僅有天下之半得為正也曰晉宋之君天下天下奉為共主久矣雖其始不正前後相承而元帝高宗當滅亡之餘有特起之勢又以子孫復其祖業義不

得不進於正統。楚子僭王。滅諸姬。罪在不赦。至昭王失國而復之。則聖人有取焉。歐陽子之黜東晉。亦不可訓也。且夫義得為正統者。其子孫雖甚微弱。不可不存。以為正故。三十六邑。一日未獻。不可不書周。禪宋之筆。一日未操。不可不書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不可不書宋。奈何。既以正統予西晉。而其子孫尚有天下之半者。乃以偏安斥乎。革姓受命之事。非天心所欲。勢也。君子必不得已而後絕其統。所以不傷忠臣孝子之心。仁人之志也。吾故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也。

鬻拳論

兵諫之義。自古忠臣拂士之所亡有。宗社危亡之變。在於呼吸。不力爭而得之。則其後不可救。是以古之大臣。敬其君如天之不可犯。而其淫暴昏庸。足以危宗廟而覆國家。則放之廢之。斷然而不疑。此其迫於所不得已。雖犯天下之公議。而不以為非。其不濟則殺身而無怨。濟則富貴令名。偃然受之。而不必有所引罪。賊身以自救。吾觀楚文。非有桀紂昌邑之不肖。而拳所以諫者。固未有安危呼吸之不可須臾緩也。且夫楚子襲息而取息。為以一婦人滅人之國而不悔。此其逆天悖義。足以動天下之兵矣。彼息嬀者。非常婦人也。牀第之間。逞其報復之心。而無所不至。夫亦事之至危者。吾未聞拳於此時以死力爭也。其君被大不義之名。朝夕燕卧於危亡不可測。

之地而拳不之恤。顧區區於敗津之役再行其劫君之術。則亦何所為者。故吾以為黃之敗。非楚之幸。而鬻拳之幸。何則。使黃人乘楚之敗。而楚師至於再辱。則拳雖欲死。其何以為死耶。秦敗於殽。而穆公悔過。晉敗於邲。荀林父修政以自彊。其所以洗國恥而卒霸諸侯者。顧未聞其迫而出諸此。彼拳之為人。剛很任氣。而果於自遂。是以苟逞其心。而不暇於自擇。雖殺其身。直等之婦寺小人之愛君而已矣。故兵諫不足責。論其所以兵諫。以為人臣法。

樂盈論

自古未有得士而不興者。有道之世。賢者連類而升。各奮其智能以自效於上。故養士之權。在上而不在下。世之衰也。君臣之間。競智力以相勝。天子諸侯。疑薄大臣。而別樹黨人。其卿大夫。莫不厚養死士。以備旦夕之急。故養士之權。在下而不在上。於是有得士以興。亦有得士以亡者。自春秋晉樂盈以好施多得士。特聞亡逐之餘。猶能因其力以入絳。士樂為之死。而晉國幾殆。其後流風遺烈。轉相慕效。而孟嘗信陵四君之徒。益汎濫於天下。悲夫。盈以好施得士。自趣死亡。吾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也。君子立危亂之世。務修德以辟難。不務植黨以自固。吾誠引釋權勢。不犯衆人之忌。則徒褐而獨行於國中。無有敢扼之者。若夫侈汰不度。而懼人之謀己。必多其與。

以備之。備寡則勢孤而不立。備多則恃勢而犯難。古今黨人之亂。互相攻擊。必交熾而後已。樂盈不能外平。大族之怨。內正其閨門。而區區收武力之人。為腹心爪牙之用。以為足自立而不危。其亦惑矣。蓋嘗論之。古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有智深勇沈之士。以左右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吾即欲結以恩而不能。此其人顧不可以多得。誠得一二。人用之。而吾事畢矣。陳平憂呂氏之亂。陸賈一言而亂定。季布亡命。魯朱家為見。滕公布達。免死。今盈內亂。幾於亡室。而荀范韓趙之族。合志而怨之。此亦至危難之日矣。吾未聞樂氏之士。有出而謀其危者。及其亡也。求一朱家之智。不可得。此其士豈不可哀也哉。孟嘗君賴雞鳴狗盜之士。脫秦厄。此固倖而中耳。使其出齊。客有抽劍斷刺而止之者。則其計已無事矣。雖然。此特賢於樂氏之士者也。

陳勝論

古今發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為之謀主。謀主立而羣才有所憑。轉而進。自商周之初。下至秦漢之際。五代十國。分崩割據。莫不皆然。陳勝起戍卒。首發大難。除秦之暴。其功當王天下。然不久敗亡者。恃甲兵之衆。攻城略地之易。不知求賢以自輔。而無謀主故也。天下無時不生才。世亂才益多。然用之各有其時所宜。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吾嘗以為豪傑。犯難特起。與人臣當國家之變。轉敗

而功其人才不足用者蓋數輩。文章名譽之人。浮言無實。肉食之家。科名之士。多鄙夫。遺老舊臣。守常理拘常格。而不知變。高節篤行者。堅僻迂疎。遺忽世務。不切於用。故草創顛危之際。率多右戰功尊武臣。且夫攻城略地。以取天下。此固兵強馬壯者之事。然天下之勢。攻取有先後。激勸名義有機。立國之遠。且大者有規模。求賢有道。而得民心有術。此則非武臣之所能及也。惟明主知其然。故封賞必先武臣。而深謀大計。則必求天下之俊傑。以為謀主。辟猶運車者之必衷其軸。而使舟者把其柁。柁定。則帆檣篙師櫓工各奏其能。軸堅。則三十六幅皆附。是故謀主立而羣才輳者。自然之勢也。勝反其道。而何以成功。或謂天道後起者勝。涉首難。故無成。按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於蕲。九月。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秦積暴。二世尤甚。起兵誅之。非無故發。難以毒天下者比。而劉項之起。相後僅二月。其去首難者幾何。當是時。沛公最得士。故終有天下。項氏得一范增。不能盡其用。故幾成而敗。其他田氏韓氏趙氏之屬。皆無豪傑為之謀主。旋起旋滅。或終為臣國。固不足怪。勝所始造。謀者。獨恃一吳廣。而廣小器。鄙夫。未幾叛勝。孔鮒張耳。中材之士。勝得之。謀且不能用。此勝之所以不成者。嗚呼。可鑒也。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為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為人報父讐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讐。豈得為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讐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讐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讐。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於漢。無益於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讐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然韓卒以夷滅。韓之為國。與漢之為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為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為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為子。而天下戴之以為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遊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為天下也。願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為范增之所為乎。亦已過矣。

續續朋黨論

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告其君蘇文忠作續朋黨論教君子去小人之術所以告其臣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君子自護黨而欲除小人之黨欲其君不以黨人目之得乎世愈變君子趨愈下學術不明毒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於君父也余評次二篇已為太息流涕作續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為君子矣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為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疎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皦然不滓之行生不愧於君死可以見祖宗於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為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為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勁直嶄嶄然取大名於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己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己必先植同己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於朝廷於是同己者眾而其去異己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有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眾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

或其父兄舉主。偶出於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於吾黨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致之。時其緩急。而謀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教之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為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於其下。又其甚者。陽為名高。而即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蓋嘗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詡詡然號於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培擊之。彼小人者。獨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於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於其間。此其人雖扞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於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為死也。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為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於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於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為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於黨人之所為。則幾矣。

論文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

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為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犖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姦能為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夜挑鐙讀大集。歎西陵才數。文章一道。不得不首屬足下。而足下諸論。識議卓犖。尤不暇指數。獨于太傅上下篇。援經據史。辨論闡明。陸冰修沈旬華皆深然其說。禱獨以為未可。蓋此論關係兄弟君臣大義。言不合道。則貽禍天下萬世不小。不獨文章工拙之故。請極言之。土木之變。雖由英宗惑於小人。然年尚幼冲。初無大過。而即位巡邊。本遵祖制。非遊畋戲豫。又非逞彊驍兵。如宋襄公之取敗。景帝即不能師目夷之讓。奈何并其已立之太子廢之。今有人出遊而為盜所獲。第代守其家以拒盜。及盜釋兄歸。第終據兄產。并逐其子。若是者。使足下南面折其獄。則以為當然否乎。雖景帝保國守宗廟。不同於匹夫守家。身據帝位。亦已為泰。廢兄子。立己子。而足下顧援父傳子之義為解。以明太傅之不當諫。夫身本有天下者。傳子是也。兄失天下而己百戰以得之者。傳子可也。即坐享兄之天下。兄子未立。而立己子。猶之可也。景帝以藩王承乏。雖天子蒙塵。京師實未破亡。其初非有百戰以恢復之。其後又非百戰勞心竭力以致迎復。坐享天下。銅兄南內。又廢其已立之子。則是深幸其兄之災。而重禍之。殘忍貪鄙。於斯為極。當時賢人君子。不惜斷要碎首。犯難而爭者。蓋義激於中。不能自己故也。知太子之不當廢。則知太傅之當諫。今欲曲護太傅之不諫。而并誣太子之當廢。豈其可乎。太傅手定社稷。不可以此一事沒其大功。不諫之失。正不

必為太傅諱。又或大臣之諫。在造膝密勿地。非與臺諫形之章奏廷爭面折者同。若必從為之說。以不諫為當然。則後世大臣依阿循嘿希旨取容者。必皆自此說開之。夫曲護君子。固不失為忠厚。然使人謂君子既已為之。又有君子從而許之。則小人貪士率樂效尤。而中人以下。皆被其惑。是全一君子為義甚小。而害天下後世之不得為君子而反為小人者。甚大也。禧嘗竊謂論古人者。不可苟為同。尤不可苟為異。苟同者志識卑暗。愚不肖之過。不足自顯名而已。苟為異者。志識高明。學問能夠深索隱。則附會穿鑿之處必多。足眩人聽聞。移其心術者必甚。此賢智之過。流毒所以無窮。蘇氏論文章橫絕千古。後之君子。不無遺憾。亦正坐此故耳。足下文當為傳文。又虛心好學問。信於遠邇。禧故忘其愚妄。與足下相盡。惟足下不罪。且教之。幸甚。

富計甫草書

伏承下問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為狂惑而可與言。敢言其所及見以相質。禧嘗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竊謂足下文多高論。讀之爽心動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捨割。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

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天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過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肖移。懼以斧鉞不肖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緊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仇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答楊友石書

國朝文匯

卷十二

十

國學扶輪社印

戊申六月日禧頓首。承再賜書俱到。先生居鄉里中。簡酬答。獨拳拳於千里外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厚意何可忘。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弟辛壬間曾作斯文。鈔寄左右。意謂非先生不足當。然今又更十五年。乃益信。嗚呼。人不極之嚴威之甚。歲月之久遠。亦安得有定論哉。蔡生來。敬問起居。知先生貧益甚。無一尺之土以自食。所為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已。或采摘野菜益粥食。或竟日不舉火。又每不免。弟則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華高於屋。高竹成長林。庭中有周軒曲檻。檻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臺。游眺之樂。而先生顧如是。弟文有云。貧賤患難之中。有歲寒。富貴安樂之中。亦有歲寒。見者訝其語。然竊觀二十年來。刀鋸鼎鑊森列羅布。蹈義於前。趣死於後。而天下士激發而起。其無所知名者。甘死如飴。百折而氣不挫。往往崛起於通都大邑。窮鄉僻壤之間。及其既久。禁網少疎。時和物阜。天下相安無事。則委靡銷鑠。偷息屈首。走利乘便者。猶介賢明之士。接踵而有。則何故也。然則富貴安樂。其以彫衆木而試松柏。當更甚於貧賤患難矣。弟每自念家日貧。舉責日重。教授所得不薄。不足以償主責者子母。而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是安所取資。惴惴然恒懼不免。每立一友石先生於前。以當所南之九九礪礪。然未知他日究竟何似也。今年元旦日。試筆得竹節箋。書其上曰。虛汝心。堅汝節。夏無烈日。冬

無霜雪。夫執節者久則不堅。堅節之士。則方自以為塞兩間彌六合。而不知士之當為。不止於是。故其心當實而不虛。不可以自益。噫。當今之世。其誰復可以聞此言者乎。第竊言之。而不自知其所終。惟先生之有意鞭策之。蔡生傳索近作。謂將蒐輯遺文。成一代文獻。第何足與於此。謹呈刻論一卷。又雜鈔僅十數紙。不得盡。句使知己覽其得。如見肥瘦耳。家兄義死傳及論死義書。惜不及鈔。舍弟雜稿略在蔡生所。并取覽教之。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即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髯峰天峰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才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與。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為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為性命。飢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

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為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新盡而火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得人。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宏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為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臼乾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休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為一事。則必成。雖身為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

足下年富力强。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禍患。心亂於飢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強立之年。則委靡沈溺。而向時之志氣。潛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為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已。

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甯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敏。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為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為宜。遷則主於為文而已。文欲略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為略。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為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為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為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為特盛。蓋天下之

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為。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為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為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註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彭躬庵文集序

躬庵先生為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

求法度。獨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甯。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為深弓。矢人相筭。眊羽以為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為曲折。盈科次第之迹。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匯。溝澮原漑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湔湔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為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較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躬庵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偽。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偽。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為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年。躬庵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冢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聳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重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坏之土。以謀閼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

齋貞疾且十年。躬庵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託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惲遜菴先生文集序

毘陵高士惲遜菴先生。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其言學為一書。在江東閩海言事為一書。雜文為一書。詩為一書。辛亥。余客毘陵。先生與為忘年交。出文集示余。而命之序。惟文章以明理適事。無當於理與事。則無所用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事莫尚漢。言理莫尚宋。核事者每謬於理。宗理者迂闊不切事。其實相乖離。其文亦終無有能合者。先生以宋為體。以漢為氣。深切明剛。皆足見諸行事。以正人心之惑溺。而救國家之貽。此非可以文章求也。然有其志。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無其事。則文皆弗極於工。有志而無學。猶耕者之冀總耜而不苗。奮也。是謂虛而不實。有學而無識。猶作室者固垣墉而不牖戶也。是謂塞而不通。有識而無事。猶浮海者之望三神山。不至而返也。是謂似而不真。虛而不實者。其文疏。不足以徵事。塞而不通者。其文密。不足以達意。似而不真者。其文疑。不足以適用。天下之文。得其一。失其一。故其為合也甚難。非不知也。才短而學薄。不足於識。不鍊於事。志之而弗能故也。先生少負材。四十不遇。受業山陰劉念臺先生之門。世亂。挈其子隱天台中。揣摩當世之

務適聞親在行間。歷艱危患難。瀕於九死。其講理也精。鍊於事久。是以極微芒得失之數。而一著於文章。嗚呼。其不幸不見用。幸而見用。吾不知所成當何如。而徒以文章見。又使不得盡見於世。則亦為可悲矣乎。先生世變逃乎禪。或者非之。余以為合義。蓋僧服而蔬食。不交當世者垂三十年。仲子格抗志養親。工於詩而以畫名。余與為紀羣交。先生性巖巖。與人寡合。年踰七十。志不挫。獨好吾兄弟。以為可與言。雖然。先生高士。非隱者也。是亦惟吾兄弟知之。

冷又湄江冷閣集序

一邱一壑之間。必有人焉。大山大澤。其鍾而為人也益奇。然其人不必見於通都廣邑。而見於邱壑之間者。時也。雖然。其人之性情。不樂通都廣邑。而樂邱壑。則大山大澤之氣。必鬱而有所發。冷子又湄。京口人。京口臨大江南。山崖隄深博。其峯嵐之秀。被於江北。而又湄善詩文。則卷而藏於邱壑之間。嗟夫。此其性情。豈不甚遠哉。丁巳秋。又湄同宗子發渡江。訪予揚州。予適卧病不能談。留兩日去。既而讀贈予詩。病已讀江冷集。通月。則又湄以書來。灑灑千餘言。道向往之意。吾讀之。不知其所以異於古人者何在。又湄詩若文。並高。清絕俗。樸而不雕。是真邱壑中人也。而大山大澤之氣。則已隱然而可見矣。予日牽人事。病間作。不能答。又湄詩及書。爰於卷首率爾書。

此寄子發報之。吾前日遊平山堂。倚檻望江南諸山。悠然遠想。固未嘗不思又渴也。

曾庭聞文集序

曾庭聞自萬里歸。己酉正月。會酒於三巖。盡歡。壑風千尺。倒上吹牆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所為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勃萃。矯悍尤多。秦氣予與庭聞為童子時同學。庭聞天資甚魯。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於京師。數過吳門。與吳中名士遊。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盛於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甯夏為家。而庭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間歸。相見予於山中。毛衣葛跣。雜佩。帶刀礪。面目色黃黧。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予咿唔筆研間。及細服緩帶。為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遊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質。司馬遷龍門人。縱游江南沅湘彭蠡之匯。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烟雲草木之氣為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興之暴。西夏強且久。與宋室為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恃甲兵之力。間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迹。而庭聞乃竟以是為家。邊徼風土。人情叛

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也。

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為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為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為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銘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為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葉。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

狀竈婢丐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寶應朱秋崖興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予序。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為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四此堂摘鈔序

門人曾庠請選王文成公陽明別錄。竟復請選四此堂稿。四此堂者。吾伯子東房所為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客。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以廉公名震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計。蓋百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力焉。伯子既摘鈔所作。歸示兒輩。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世傑。世倣曰。陽明別錄有識者推服為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諸疏。及區處平服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

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為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薙蕪穰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為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為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讐除惡者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以衛苗而鉏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為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書世傑退以告伯子伯子聞而是之遂敬書以為序

陸懸圃文序

興化宗子發陸懸圃。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稱曰宗陸。予與子發為莫逆交。序其文。又嘗讀懸圃文。慕之。兩過興化。皆不值。留書與之而去。丁巳。予客揚州。懸圃得書。自泰州來會。於是益讀其文。懸圃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為人相似。其論必關世道。法必取裁於古人。為今文章士所不易得。嗟予。懸圃非獨文士也。然而可與言文章者。非懸圃誰哉。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為橢為掣。為眼為倨。句磬折。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為方員。能不為方員。能為不方員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員。則其法一再用而窮。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今夫入壇壝。履鬼神之室。明神肅森拱挺異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經之法。頰脰廣狹股腳雕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卒以為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巖劣。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於孟。孟方則方。孟圓則圓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為法。水以善變為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龜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若夫積理

以為文。則吾序子發論備矣。

書周茂蘭血疏後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逮周忠介順昌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為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讐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於是草疏發二人姦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畢。一鷺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盥手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為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姦人。則在誅其父之讐。父冤雖白而讐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讐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賞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為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讐其君而不讐其姦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孝子者也。吾故曰為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為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

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舉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禧並得與友而先生行尤高云。

翠微峰記

翠微峰距甯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峰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翠袤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坳。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蓋即其處。相傳自古來。無或登而居者。歲甲申國變。予采山而隱。聞邑人彭氏因坳鑿磴。架閣道。句於山之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近之賢者先後附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簷牙窗戶。欄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腋構草堂。阻石為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予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菴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郎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流。蓄以為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為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壬辰秋。土賊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脇諸子。於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衷甲。

飲之。顧謂其人曰。吾嘗笑荆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自尋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既與為觀。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搥其喉。據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謂彭氏既當罪。功不可滅。乃祔而祀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迤北至山門。緣圻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從甕中出。側身東向。樓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鳥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為守望馬。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於頂。益此峰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歧而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庚辛間。有西北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於甕口徹其闢。使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城人數百里來覓躬菴。問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壬寅三月。伯子將北行。畫圖於扇。命予記其略。或曰。此山名石鼓峰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羣呼曰赤面石。躬菴舊有記。特詳。

敬亭山房記

登州姜如農先生有別業在吳門。曰敬亭山房。敬亭者宣城之山也。蓋先生以直言

忤旨。廷杖詔免死。戍宣州衛。未幾國變。先生曰。吾不可以歸也。轉徙浙東。久之。僑吳門。得故相國文文肅公園居之。曰。吾宣州一老卒。君恩免死之地。死不敢忘。遂以敬亭榜其堂云。當崇禎季年。人主焦勞。銳於為治。臣下不稱任使。負上意。上寢疑羣臣不可信。而言路是非貿亂。一二直言敢諫之臣。又多議論失平。或迂疏無裨實用。上數有貶斥。疾威之下。罰不當罪者有之。從古偏聽生奸。誅斥諫臣者。往往至亡國。明主不幸國亡。人每追咎於斥諫臣之故。然其得失。要當分別論列。不可徒徇君子虛名。全歸其過君父。先生同時有名臣亦嘗論時相。退而補牘。與面奏語。前後不相蒙。上震怒。以為欺罔。幾抵極刑。是以持兩端得罪。其事與先生不同。而國亡後。猶悻悻然不能釋其懟怨。先生蓋不僅加人一等矣。先生抱膝讀書山房中。不與世事者三十年。有二子甚才。教以古人之學。余至吳。慕其義。先謁先生。而先生油油然和且直。又若未嘗身之為忠節。然者。余因歎近世士大夫登巍科。躋顯仕。則德其座主與主爵之吏。稍有降黜。則怨君父。至遷謫外地。乃悍然敢不之官。而大吏且以賢能稱職。首登薦疏。雖世所稱賢者亦不免嗟乎。天子可責人不可賤人。可予人不可奪人也。善則歸己。德則歸他人。而過與怨則歸君父。臣子之用心。當如是耶。先生名塚。中崇禎辛未進士。令儀真。以最擢禮科給事中。山房故美林木。前此為文肅公約園。又前

此為副使袁公祖庚之醉顓堂三公者皆賢人吾將比柳子之賀邱遠也遂因仲君實節之請為之記

高士汪渢傳

魏禧曰余癸卯遊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惟汪渢不至渢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渢故城居母老思得渢一見時兄澄弟澐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渢間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即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濡使道意久之渢不出微聞渢到湖上予乃寓書澐以告渢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渢得書輒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雞數鳴或更起坐行不有休愚庵僧明孟兩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牀吾不來渢也闔戶去初渢為諸生試輒高等為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嫗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

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瀝執友
大行陸培自經死。瀝私為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嫺欲彊瀝試禮部。出千金視瀝妻曰。
能勸夫子駕。則昇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為瀝壽。
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遊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
河渚。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遊。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
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瀝病痰咳五月餘。
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
殊。機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曾不可。別瀝與予既相見。以齒序為兄。
故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瀝與予既相見。以齒序為兄。
弟。予嘗私問瀝曰。兄事愚庵。謹。豈有意為弟子耶。瀝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
釋氏牽誘去。句削髮為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肖也。魏禧曰。瀝往來
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蓋熱中人也。惜哉。

邱維屏傳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壻也。祖一鵬。萬厯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
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為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
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啜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

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問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亦終無一言也。為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龍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為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為村老。嘗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辯事理。輒高聲氣涌。面發赤。領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辯時文體制。及繼統者必為之子。至坐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為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雖瑣雜陳。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嘗迎致精舍居之。夜以裋褐直著不辭。益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厯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某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悉以錦軸裝潢其草葉。故事如師禮。而暴亦為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數說。易數厯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為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素。隨手散漫。或為

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為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為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為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餽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己未九月病瘧。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齡一足將書求為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醢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為彭士望言。吾遊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劉參傳

參字功定。姓劉氏。明之老儒也。本甯都寒族。其兄弟皆執刀俎為業。而參讀書年四十餘。應童子試。未嘗一得志於縣有司。故終身為童子師。自給歲所獲。脯脩資。不過數金。自以先人債食有所負。率舉以償。父逋與其妻子終歲啜粥。月朔望乃具飯獻先祖。然主債者皆歲久無券約。參籍記之而已。崇禎七年甲戌。禧舅氏言於先徵君。

延之家孰為季弟禮師時參年三十有九。長微君一歲。禧年十有一。嘗自別館歸省。宿塾中。與參談論語有子孝弟章。相得甚。遂為忘年交。丁丑十二月二十有四日。禧偶晨詣參門。閣排而入。見孰中紙錢灰飛揚滿室。案上明燈炷香。參充然拱立。有喜色。禧問何為。參微笑對曰。今日萬壽節日也。甲申天子崩于亂。禧方從先微君日夜詣曾給事計事。越二日過參。參聞聲走出。握禧手相向痛哭。久之。參曰。吾三日覓子不得。奈何。禧問有欲語耶。參曰。無之。但欲見子一痛哭耳。參性懦弱。人每凌踐之。不能報。然多義激。不自持。嘗受友人遺託孤子。其伯叔蠶食之。諸受遺者多面熟。不官言。參憤然曰。諸君死何以見若翁地下。遂率其黨以大義爭之。孤子卒得成立。丁戌間。邑少年新補弟子員。羣立語盛稱某某者功德。參特前拱立聽之。既知其非。是乃唾而叱名曰。吾以為誰。不揖去。參既老益貧。禧嘗於歲除同伯兄尋梅潭浦。折一枝自往遺之。戶外聞參聲。琅琅然讀國風。叩門出相見。時日已晡。不能具黍肉。然參亦不自言也。庚寅縣城再陷。參為兵斫傷左手。既病瘳。遂卒。禧葬之父兄之兆。參一子跛眇性頑劣。禧屬諸老乳母而衣食之。數逃去。今十四年。不知其所終。參性篤孝。少從師讀書他所。距家二里。每黃昏必疾走歸。撫摩其母而疾之館。年五十。孺慕不衰。故參友八九人皆君子。咸以德下之云。

曾振雅遜聖禧二舅氏也。與劉參為莫逆交。仲舅死無子。伯舅哭之數氣絕。以其第
二子嗣。而令家人數以錢果餌遺弟婦。使私誘嗣子。伯舅母或面與之食。輒怒曰。是
汝尚欲以為子耶。伯舅出入房戶。必歎息。後半歲卒。二舅氏死。既十餘年。參每與禧
語及輒長注不自止。縣城破。舅子孫皆被擄。伯兄際瑞奉先妣命訪而贖之。存者二
人。各娶妻。並先後卒。曾氏遂絕。惟伯舅母存。

論曰。太史公曰。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嗚呼。豈不哀哉。禧幼時。仲舅絕愛重之。今每拜
舅氏及參墓。未嘗不歎。歎而不能去也。外大父母皆善人。而母尤賢。實生先妣及二
舅氏。禧兄弟乃勒為家訓。歲清明。司祀者必世展曾氏之墓。違者罪之云。

朱中尉傳

明季天下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姦戢窮困不自賴。為非恣犯法。而南昌蕭藩支子
孫尤甚。崇禎末。諸宗彊猾者。輒結凶黨數十人。各為羣。白晝捉人子弟於市。或剝取
人衣。或相牽訐訟。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門巷。百姓羣相命曰。盛神。當是時。奉國中
尉譚謫年少。特以賢名。句四方豪傑士多從之遊。諸盛宗亦畏之。中尉字用霖。父統
鎮。中崇禎丁丑進士。知江夏縣。敢言。成敗多奇中。上將用公為兵科給事中。未除而
殲事及世系。在邱維屏所作江夏公傳中。中尉幼奇慧。江夏公戒之。小字曰蠡。七歲

出應賓客。公同年萬公元吉嘗與中尉對奕。中尉立小机上。握腕指揮攻殺。旁若無人。萬公笑而睨之曰。非凡兒也。負則沈思徹夜。旦求復得勝乃已。江夏既劇邑。號難治。又幕無他客。錢賦悉委中尉。中尉創立開收出納法。別有籍法。主每項各為首尾。必不少那借。老胥見之大驚。欲毫髮欺侵不可得。中尉時年二十有一。江夏既卒於官。推官同年生某攝府印。與公有怨。牒取公在事時修城費十數萬金籍相對勘。而老胥憾公父子。盡匿諸籍。大索不可得。中尉同公門人邑諸生張若仲及弟議霖。日夜窮思所出入。條記合算。較原數十數萬金無少差。另冊報老胥及推官見之大驚。以為神。江夏公柩乃得還南昌。而中尉自是得嘔血疾。數十年且瘳且作。以至於死。中尉性豪邁。敢大言。見天下將亂。專意結客。招致方外異人。其他日為國家用。江夏公命師事太僕段公。然海內所推三異人。段其一也。段公有異表。鬚長委地數寸許。以好道術。觸神怒。與中尉語。大愛之。更令讀大學衍義諸書。求實用。張若仲亦負奇才。精擊刺。中尉與為兄弟。交得其技。僧辨文道士張還初深沈有大略。中尉皆委心交之。而辨文往為邊帥。技勇絕倫。肌膚如削玉。甲申。中尉病湖上。寇迫不能行。辨文縛椅為筥輿。同一鄉人舁之。人見辨文狀貌奇偉。咸怪異。而鄉無賴子有妄擬中尉。索中裝者。辨文微覺之。日將夕。挾弓矢為嬉遊。取木槌插百步外。射之。十發矢

盡中。諸無賴子大驚。皆羅拜。遂請為弟子。而中尉更師事新建歐陽先生斌。元友南昌彭士望。胡以甯。樂平王剛。福清林金春。廣濟舒益。其乙酉左良玉謀破九江。悉師數十萬南下。中尉因九江毛珏任濟世。集其地雄武士將。用柯陳兵過左師。柯陳相傳為陳友諒後所居。峭壁廣袤。地跨二省。會明三百年兵征不服。稱悍旅者也。以當事議不合。散去。九江亦隨破。六月。金聲桓入南昌。中尉彭士望兩人相與謀曰。大亂至矣。坐須此守田宅為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士望三至甯都。見甯都魏禧。立談定交。遂同中尉往依焉。與諸子結廬金精之翠微峰。講易讀史。為易堂凡八九人。初中尉與士望為親戚。各負才不相能。中尉訪士於王綱。綱曰。子同里彭達生。方今俊傑也。而外求士乎。中尉曰。吾固知之。遂傾身交士望。士望亦故愛中尉。相定交。兩人者。交友遂第一。及遷甯都。士望嘗遊四方。中尉以病多家居。並督二家事。既日貧。中尉曰。不力耕。不得食也。率妻子徙冠石種茶。長子楫孫通家子弟任安世。任瑞。吳正名。皆負擔親鋤畚。手爬糞土以力作。夜則課之讀通鑑學詩。間射獵除田鼠。有自外過冠石者。見園間三四年。頭著一幅布。赤腳揮鋤。朗朗然歌出金石聲。皆竊歎以為古圖畫。不是過也。而中尉酒後亦往往悲歌慷慨。見精悍之色。近十餘年。益隱畏。務推剛為柔。儉朴退讓。使終身無所求取於人。無怨惡於世。雖子弟行以橫非相干者。勿

與較也。晚又好禪。嘗素食持經呪。尤嚴殺生戒。見者以為老農老僧。不復識為誰何之人。戊午八月復病。嘔血死。年六十一。蓋中尉以戊午生。戊午死云。死之日。士望阻於楚。唯魏禧彭任親舉屍入棺含殮焉。

魏禧曰。中尉來甯都時。年二十有八。予與季禮方壯。並願為中尉死也。中尉更姓林。字確齋。所製茶高妙。遠近名曰林茶。工二王草法。詩於杜為別出。人咸推服之。然求書者。中尉率書古人詩也。揖孫負志。氣力作病。先中尉卒。幼子東孫。士望女夫也。以謹愿稱。

餅庵小傳

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人皆稱曰餅庵。或曰守口如餅。取謹言之義。或曰餅窄口而廣腹。善容物者也。餅庵幼失怙。廢學。長自力於學。好文墨士。於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窮老無所歸者。曰於我乎。養生送死。於是士君子皆賢餅庵。人有難急之日。好行其德。嘗僦小舟。問舟子曰。幾何錢。曰數若干。餅庵曰。米貴甚。如是汝安得自活。乃增其值。故負販人亦曰餅庵盛德長者。吳門高士徐枋難衣食。餅庵嘗饋遺之。枋不辭。餅庵年六十。家人將觴客。餅庵曰。吾將歸故鄉。以是費為祖宗祠墓費。吾六十善病。不於此時一拜先隴。更何待耶。於是去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

舊之壠而酹之。不令其子孫知事竣力疾遊黃山而後返里。有事嘗就餅庵平曲直。白徒悍卒皆服之。或曰餅庵之父往僑維揚。會逆奄魏忠賢用事。有假其威虐人者。君以布衣叩關抗疏。幾危而免。餅庵殊多父風也。父嘗刲股以療親病。餅庵父病亦刲股。餅庵之妹死。有遺子女。並婚嫁之。如己出其孝友如此。於是遠近士至吳門者。皆欲爭識餅庵矣。識餅庵者曰餅庵姓吳。名傳鼎。禹存其字也。或曰雨岑。蓋微之休甯人云。餅庵父字紹素。

泰甯三烈婦傳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彊死如歸。以禧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甯都最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錕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姨葉辛妻謝氏。給賊自搥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失其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節義之故。夫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泰甯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妻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蓋泰甯縣諸生廖愈達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嘗學制舉業。寒暑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蠶以待。然嘗有不豫之

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為妾。數年。又無子。更為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樂家居。築別業於隔河石壁下。李氏每女紅間。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為講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遞當日供茶果餌以為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輞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瘡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為厲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人執榼承飢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於右。夫人縊於左。夫人既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愈達妻妾失歡。競來慰藉。卒不知為何事。八月。三山失守。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薦紳富人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礮聲震天地。砦中人欲竄徙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君何必出砦門者。吾三人

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答。羣呼兵自後門入。李氏即從砦口展兩手投厓下。愈達既已無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厓巖中。巖多荆棘。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瘡發仆地。而張氏投厓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槍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猙獰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聳身投厓石。石右擊。搏於厓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厓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巖中者。皆得免。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或曰。天也。句。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孰得孰失。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濡忍不斷。身敗名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鼎曰。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為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常熟顧耕石先生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柔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府學生諱龍章。取浙江龍泉令華公女。祖奉訓大夫廣東提舉司使諱文耀。取知贛州府張公女。誥封宜人。文學君性嚴。

羣季皆庶孽。少年狂易。諸小人盡以為非。每見文學。輒恐懼汗下。及文學君生君而大夫捐館舍。未幾文學君亦卒。家難遽起。先世所遺資產園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家對宛山。幼嘗同兄出門遊。有數人擁之行。行乃擠墮大澤中。母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自是不敢更出。遂得心悸疾。年二十為館甥於湖東譚氏。補弟子員。督學倪公元珙宗公敦一御史祁公彪佳皆器識君。君自傷貧。依倚外家。不得奉母晨昏。鬱鬱疾作。歲中頻往還。昆承諸湖風發舟且覆。君長身多力。自躍入水。與舟子舁舟行。疾遂大作。君外父乃為別置宅。使君迎母以來。君病於是良已。及母喪一號。嘔血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逾二年。值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讀者悲之。君不妄交遊。以父執事馬文忠公世奇師事舅氏華鳳超先生允誠。而江陰黃介子毓祺嘉定黃蘊生瀉耀皆一見定交。同邑徐瞻淇澳於君尤篤。諸君子先後死難。君皆設位而祭。為詩文弔之。哭盡哀。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安世先君卒。祖禹時亦棄舉子業。日侍君卧起。見君常閉門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跪應曰。能。汝能以身為人。机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復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更名隱。字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常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

為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不敢忘。君曰。嘻。汝何見之。臨吾家數傳以來。頗盈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彼何尤。且彼敗我家者。曾有勝我乎。吾苟有力。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毋以前事為念。且夫同室之中。甯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汝謹識之。君生萬曆乙巳十月十有九日。再乙巳。逾所生月二月有十日而卒。將卒。嘔血數升。起坐。謂祖禹曰。吾不孝。無以仰承先祖。死勿葬我祖塋之旁。言訖而絕。君家遭多難。生產益落。既之甥館。盡以讓其兄。無所取。文學君未葬。君獨力營辦。所著有補韻略。六書考定。十餘卷。和蛩草。山中吟。湖東雜咏。釣濱集。知非集。平山橐耕石草藏於家。手錄五經。左史。古詩。文數十冊。祖禹博學善著書。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既交其人。沈深廉介。可屬大事。相與為齒序。弟畜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禧不能辭。謹誌其行事於右。而系以銘曰。君少而孤。長而病且貧。晚而放廢。其何辜於天。其非天也。其惟人。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之子知之。葬君於芙蓉湖之濱。而使禧為之銘。

魯朱家論

周容

或曰魯朱家亦以季布嘗漢高耳未必能必漢高也漢高怨布深布出而驅之市是家殺布也韓信醢矣必布全乎縱家能必之而布任氣或如田橫客恥北面帝伏劍死是亦家殺布也雖然帝初得天下胡越未一封齒之心可恃也特亡繇言之耳有滕公則帝可必也帝即可必即可必布之不死蓋布之竄匿濮陽濮陽不能終匿且以自剄激之是明引魏齊命布也卒不悟而就柳車則布之靳死不待智者知之家僮之賣固濮陽之奴視季布也濮陽之不欲以三族徇一靳死之人明甚至家見滕公因緣獲赦拜布郎中布真倖哉夫與之相刀俎者使北面而奉為君布尚有恥心乎自是之後家未嘗與布一見豈矯名歟心鄙之也然則家何以必生布夫生之者賢之也家之生布非賢布也蓋家之不欲以三族徇一靳死之人明矣家以使名則柳車之來不得不受不受何以全名受之又何以全族故不得不用滕公嗟乎周魯滕三君之相為用也如此然而家難矣史曰家亦以此名聞當世是家用布乎亦醜矣

宋刻兩漢書記

戊戌春張新鄉招同虞山先生集藩司署齋出宋刻兩漢書問虞山曰聞是書而屬

先生藏弄然否先生曰然也是書原趙吳興物故上存吳興畫像凡十匝王鳳洲司寇弼一莊以得之陸太宰家後歸予絳雲樓中癸未質千金四明謝氏今竟屬公耶因共展玩果見吳興畫像撮笠而縵縵虞山為作文題其後飯諸佛教欲以忘其得失也此如目前事不數年新鄉以文字中孽死塞外不知是書所歸矣嗟乎吳興以前係宋誰氏當吳峰立馬江沙列營其時雖龍塵寶璽秘府圖冊非北蕩為輦路之塵即南流為蜃宮之沫而此獨克保無恙以入於趙閱三百年以及謝氏之數家者運際文明華撫甲第風流博雅號稱賞鑒緒以柴几牙籤襲於緇函芸笥豈非書之遭遇哉然吾不解吳興何以畫像其上其自以為面目無愧於漢者而欲附書以不朽耶不然豈代為陵律存遺制於漢書耶又豈知撮笠縵縵運未有已故留己之像於漢書以為之先兆歟不然何以漢書之中有威儀而非漢官者乎夫天網解地軸拆人當其時復何聊輟況已見麥之漸漸復見黍之離離乎人固有幸而壽亦有壽而不幸者乃不意書亦有然也然而書固已自為吳興矣虞山絳雲樓者悉宋刻也庚寅之冬一旦化為爐焰飛灰而兩漢書獨以出質謝氏獲全今乃飄零失所以至此極似乎書之不隨絳雲而燼也皆吳興之像為之也書之幸歟書之不幸歟嗚呼虞山往矣使虞山而在予將就虞山焚香設茗作文以奠絳雲之餘燼而慰之當西

臺之如意也

石將軍廟雙樟記

城西石將軍廟左右雙樟陰蔽數畝。不知年歲。應與廟同自來矣。數葉映發。相為賓友。交柯俯仰。互為恭敬。按廟碑。宋自元朮追高宗至甯廟。神助楊沂中戰勝之。樟葉皆為兵卒云。常風雨夜。半燈火斗大。紫樹下。上樓無鵲鵲時。節傳芭薦豆。莫不徘徊樟下。瞻仰嗟歎。歲丙申。郡治艤艦山。木盡。守議及二樟。里人爭之。不能得。左先受伐。是夜守夢甲而髯者。斧其項。不數日疽裂死。右樟以免。然右亦竟自枯。不復生。或曰。樟亦有命存焉。伐者亡而不伐者亦亡。豈非命哉。予曰。命也有性焉。夫二樟能為兵卒以抗金人。而不能藉神靈。以免斤斧。固命歟。然卒能殺其人。以報有性然也。而右亦竟自枯者。豈非五倫內有相為死之義。二樟其亦有倫道矣。雖然。凡物至數百年。得天已厚。精爽所聚。不能遽散。必復附之人身。為智為勇。以畢昔日之志。此亦理之未必無者也。或又曰。童謠有云。打六更。樟再生。樟且未必竟枯者歟。予未能解。

游破山記

出餘杭城東北舟行十餘里。曰魚山。魚山轉破山。顯舟中一覽。殊不酬意。而舍舟分侶。或三或兩。互分互合。各忘東西。斷崖虛巖。引人難仰。或見牖俯。或得戶。靈鷲飛來。

棧閣左檐尋丈之間相為彷彿。磴只承趾徑無正肩及攀步已窮。隨舟曲折。折竹色翳天。松影布水。澄潭游鱗以影為藻。如馬遠郭熙取洞庭匡廬之勝而縮之於數尺絹素之內。又如姑蘇人就几上盆盎位置樹石。高下疎密。儼然名勝。彼收其大者於小。余今乃擴其小者於大。不翅徧遊衡華矣。石無完苔。草不接緣。因以破名。嗚呼。自不周既崩。崇島自仄。烈焰洪濤。漂灼天地。吾輩舉趾側身。破山輒是。而今日乃遊破山。耶山房數楹。可列樽席。姚子治具於是。筆研觥籌俱進。座凡十人。賓朋暢適。風日稱之。相與歎節序之易流。感良會之難再。客子萍踪。天涯聚散。古人所以興懷於樂事也。詩成酒罷。題名於壁。云甲辰四月十有二日。明州周容遊此。同遊者仁和孫芬。邑中孫應龍。俞性。趙昕。邵申。錫。宋某。董某。暨主人姚某偕從弟某。

唐晉王畫像記

庚子春。寓燕慈仁寺左。方丈僧景庵出示畫像一軸。云從某寺借觀。展之。絹素黯然而精采隱射。畫唐帽者側坐石上。手撚雙矢。一少年束髮侍立肩下。昧首者貌頗獐也。獐者當時多其人。莫定為誰。或曰存孝也。英雄始事如旭日離波。鎔金生冶。史書奪目。萬世生銑。而晉王時已趨暮矣。乃有子如此。以視彼內顧氣索。憂葬地而出涕。

杓何如也耶。夫唐至昭宗魚爛土委人紀漸滅已盡猶有是父是子為之起色握拳礪齒不忘故君。今觀其顧盼間雖不飲全忠之血漆守光之頭而不可得者則此矢也。其即廬陵氏所云倬燕破汴錦囊恥而迎於馬首以告廟之矢也。報國仇雪家恥俯仰快心豈非千古不數見之人物哉。然此固猶是夾寨相持時也。而其氣已視彼如石徑之草矣。今將千年畫猶完存非此畫之獨能永壽也。蓋父子此時之精神足以達之。英武之色浮動丹青令人不忍更念其末路矣。因再拜而酬以酒敬收屬景庵歸諸原寺。

芋老人傳

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子傭出獨與嫗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下衣濕袖單影乃為瘦老人延入坐。知從郡城就童子試歸。老人略知書與語久命嫗煮芋以進。盡一器再進坐為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雨止別去。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為相國。偶命廚者進芋輟箸歎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嫗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舊邀見講鉤禮子不傭矣。至京相國慰勞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煮芋也已。而嫗煮芋進相國亦輟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老人前曰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

郡城走數十里。困於雨。不擇食矣。今耆堂有鍊珍。朝分尚食。張筵列鼎。尚何芋是甘乎。老人猶喜相公之止於芋也。老人老矣。所聞實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織紡井臼。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媵。棄其婦。致鬱鬱死。是芋視乃婦也。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硯一燈。一窗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舉。登仕路。聞甲落魄。笑不顧交。以絕是芋視乃友也。更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為吏。以污賄不飭罷。是芋視乃學也。是猶可言也。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為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綰黃紆紫。或攬裘裳。帷一旦事變。中起。覺孽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於芋焉。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豈獨一著間哉。老人語未畢。相國遽驚謝曰。老人知道者。厚資而遣之。於是芋老之名大著。

贊曰。老人能於傾蓋不意作緣。相國奇已。不知相國何似。能不愧老人之言否。然就其不忘一芋。固已賢夫并老人而芋視之者。特怪老人雖知書。又何長於言至是。豈果知道者歟哉。或傳聞之過實耶。嗟夫。天下有縉紳士大夫所不能言。而野老鄙夫能言之者。往往而然。

周介隱先生傳

先生名字不可得而傳也。予為私謚之以介隱云。先生錢唐人。少負至性。年十八遭父喪。吳俗多乘喪畢姻者。先生獨堅執不可。讀書該洽。為同人推重。至萬曆丙辰。先生忽棄去舉子業。結廬父墓之旁。請於母曰。有弟鄉舉可。母養矣。兒將守父墓終其身。遂入居廬中。外蔽短垣。戶設懸扉。慶弔問貽俱絕。母念之。或月一至。他人莫得見也。幅巾草履。自丙辰至癸卯。在廬四十七年。其間曾以母喪一入城耳。年八十二而歿。臨歿吐氣滿室。如烟雲者久之。先生嘗喜負牆露坐。觀星斗。咄咄自語。初入廬猶吟諷成帙。一夕露坐。歎息至旦。急取成帙者付諸火。蓋戊辰春也。後不復存一字矣。先生次子就明為予云。然。或曰。先生少習偕明輩讀書湖上。有薄暮乘肩輿過者。疾作墮於地。僵矣。先生命負入救之。眾不可。先生曰。吾觀此人眉宇無死法。即死。豈用罪救者。遂毅然負入。竟以甦。此則先生之勇於為義。寧甘枯槁終者。或曰。先生善天文。得秘授。知天下將有變。故如此。不然。何獨於丙辰而忽為是。然丙辰後天下尚恬熙者三十年。豈先生曠懷遠識。視此三十年者。等一咳耶。予特不知星斗之下咄咄自語者何語。吟諷成帙而付火者何書。因念古來畸人獨行。必有一二良友相為發明。而先生無之。竟莫能一見其心迹之所寄。噫。嘻。此所謂介隱也歟。或曰。先生原名大鎮。入廬時更名恢。恢者心灰也。然歟。

贊曰四十七年處此斗室非實有見胡能自必星斗為朋夜譚咄咄誰其聞之皎彼明月我為作傳勒之短碣欲使後人敬此林樾知先生心識丙辰曆